

83.5.8
5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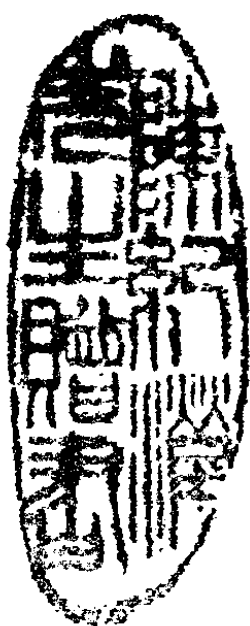
散文選

葛琴選註



香港文化供應社印行

散
文
選



3 0610 5148 2

B 391580



序

散文(Prose)一詞，在西洋是相對於韻文(Poetry)而言，凡不是用韻腳的文體，都統稱散文，如小說，論文，隨筆等等，都是。在我國舊文學中，散文的解釋是相對於駢文而言，南北朝及盛唐之際，盛行駢體，至韓愈柳宗元，力主以勢行文，化駢爲散，散文遂成爲主要的文體。但那時所謂散文，範圍包括甚廣，並不限於文藝方面。到了新文學在中國發展以後，在文學形式中間，通行着一種抒情的小品文，我們叫它做散文。它的含義也和英文中間的Prose，以及韓柳所提倡的散文體，却不完全相同。它大概是抒情詩的內容，而以自由的文體寫出來，相類於散文詩(Blank Verse)，而比較它更自由和廣泛一些。關於它的界說，却也不曾有人作過。似乎也很難精確地作出。不過我們可以約略地舉出它的幾個特點來說明：第一，它不同於詩或散文詩的地方，不僅是形式上較爲自由廣泛，而在內容上，它是不採用虛構的題材的。散文往往是作者對於實際生活中間所接觸的真實事物，事件，人物，以及對四圍的環境或自然景色所抒發的感情與思

想的記錄。是一種比較素淨和小巧的文學形式。第二，正因為它是以抒發思想與感情為主，所以對故事的描述並不重要，這是它不同於速寫報告的地方，後者乃是以描寫出故事或環境的輪廓爲主的（不過在英文中間 Sketch 一詞，包括範圍較廣，現在我們所稱作散文，隨筆，雜感一類形式，都包括在 Sketch 之內）。第三，散文中間偶然也可以發揮一些議論，但却不是主要的，這是它和雜文區別的地方。一般說來，它是更接近於詩的一種東西，所謂詩的情感，在散文中間，是個重要的因素。

散文的題材，並無嚴格規定，舉凡日記，書札，遊記，隨感，悼念文，人物誌，風土誌等，只要是抒發作者對真實事物的情感與思想爲主的，都可以歸入於散文之列，而在某些小說中間，往往也包含有散文的成份，譬如高爾基的若干小說中間，散文氣就很濃重。

散文的題材並不需要像小說或敘事詩那樣完整，生活中間的一點一滴，凡是引起我們一種較深的印象，或激發起悲哀，憤怒，欣悅，讚美的感情底東西，都可以是散文的題材，自然，歷史的巨大事件，有時也可以作爲散文題材，但這只是表現這巨大事件中間的某一現象對作者所激起的某種情感，譬如抗戰中間，文學作家目擊着人民那種壯烈

的奮鬥和被屠殺的慘酷狀況，直接激起了他的興奮與憤怒的情感，而借文學抒發出來，就成為具有強烈情感的散文。

從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散文寫作中間的第一個重要條件，就是真實的情感，並且我們應該指出，這種情感是和作者的思想力相關聯的，一個藝術作者對於宇宙與人生的問題，對於歷史與社會的問題，常常是在思考着，探索着，因此日常一切具體的事物，往往會特別敏銳地引起他情感的激發，一個作家的思想力愈強，他的情感也愈崇高，優美，真實，於是文章的感召力也愈強烈，在一篇散文中間，是比在一篇小說或速寫報告中間，更容易顯示出作者的性格，思想和人生觀的。一個沒有真實情感的人，即使文字如何美麗，也決難寫出一篇動人的散文。這中間是很難有矯飾和捏造的餘地。

散文寫作的第二個重要條件，便是樸素，有什麼就說什麼，不需要雕刻堆砌和虛構，這樣才能顯示出原來的真實情感。有許多美麗的散文，大抵是描寫身邊瑣事，平平寫來，却極動人，這就是由於它的樸素無華，行文如流水，任其所至，不加壅阻，文章便顯得自然，真實。所謂散文美，也就是指這種樸質和真摯。在言語的使用上，我們應該儘量明則達意，避免故意雕琢，以損害原來的情感。

近來常常看見許多青年寫作者，在散文中間，喜歡作無病的呻吟，彷彿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其具有藝術的感覺，明明是個很健全的青年，偏裝着一肚子春愁秋怨的樣子。動不動就憂鬱，流淚，譬如「春」呀，「秋」呀，「雨」呀，「夜」呀一類題目的文章，在報紙副刊上幾乎隨拾即是。我想，現代的中國青年，當不至於這樣感情脆弱吧，然而却偏偏這樣表現，這中間具有真實情感的，恐怕是有限得很。我以為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毛病，這樣不僅不能寫出真實的文章，而且極容易把自己弄成一個神經衰弱者。

無論詩或散文，都應該是作者情感波動的結晶體，雖然是直接的抒情，却不是那種單純的發洩。激昂的集會中，狂吼幾聲「打倒萬惡的法西斯」，並不能算詩，作一篇怒馬奔騰般的演講，也不能算散文，思想與情感的鍛鍊是非常重要的，這多半由於平日生活與藝術修養，偶一衝動，便謂靈感已來，這固然似乎有點才子氣，然而要寫出好的文章來怕還不太容易吧？

由於缺乏真摯的情感，於是不得不假藉於文字的脂粉，以掩飾它內容的蒼白，在前述那種無病呻吟的文章中間，我們常常可以發現成串的「悵鬱」，「悲哀」，「憤怒」，「淒迷」等等字樣或大堆大堆的奇怪形容詞，而在另一類的文章中間，則又是「炸彈

「呀，「血」呀，「仇恨」呀，「衝」呀，「殺」呀，一些似乎要嚇得死人的字樣。然而除開這一些，却又是空空如也甚麼都沒有了。

以爲散文是一種由美麗的詞藻所組成的文章，這種觀念是大大要不得的。

總之文學創作的泉源，不管是詩，是小說，是散文，是什麼，最主要的還不外是生活。

散文既是作家情感與思想的直接抒發，所以從散文作品中間，更容易看出一個時代的精神狀態和文學的傾向。古遠的不去說它，就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後來說吧，最初是普遍地充滿着一種浪漫主義的憧憬和個人主義的強烈的生命慾望，以後一個時期則突然流行着頹廢，寂寞，淒涼的調子，大革命以後情形不同一點，但不久唯美主義的傾向和周作人那種苦茶主義作風又抬頭了。抗戰以後，我們的散文中間也散發出新生的健康的生命氣息了。這是值得欣悅的。但是在今天，特別在一些青年中間，似乎一種新的憂鬱病又有在潛流的樣子。這也許並不大那麼普遍，然而却是可愛慮的。固然這一切都是時代精神的反映，但是一個文學工作者，是應該站在時代的前面，應該是有更寬闊的心胸和更高遠的遙望的。今天不是行吟詩人的時代了，也不是陶淵明唱歸去來兮的時代了，今

天我們還是在戰鬥中間，在最艱苦的反法西斯戰鬥中間。我們是需要強健的生命，呼吸，需要對未來的廣闊瞭望。我們需要強韌的健康的堅毅的戰鬥的情感——而這又必需是現實的。

因此，在散文的寫作上，同樣在詩和其他一切文學的創作上，我們要求作家們特別是青年作家們，更努力地從實際生活戰鬥中，去培養我們的情感和思想力。把這些轉化為時代的花朵——文學。

這里所選的，並不限於一個時代的作品，也不限於一種氣質的作品，這樣也許可以使我們看看各個時代，各個作家的風格，對於所謂散文的形式更了解一點。但是對於讀者諸君，却希望由此更進一步去認識我們的時代所需要的是怎樣的東西，我們所要創造的，應該是怎樣的東西——這似乎是必要的。

葛琴一九四一，六，二。

目次

白楊禮讚·····	茅盾	一二
我的路·····	曹白	一五
傷害·····	巴金	二六
由日本回來了·····	郭沫若	三二
貓·····	夏丏尊	三九
狗·····	靳以	五一
黑夜·····	蕭紅	五八
私塾師·····	陸蠡	六七
一隻小羊·····	蕭軍	八〇

白楊禮讚

茅盾

白楊樹實在不是平凡的樹。我讚美白楊樹！

當汽車在望不到邊際的高原上奔馳，撲入你的視野的，是黃綠錯綜的一條大甍子。黃的，那是土，未開墾的處女地，幾十萬年前由偉大的自然力所堆積成功的黃土高原的外壳，綠的呢，是人類努力戰勝自然的成果，是麥田，和風吹過，翻起了一輪一輪的綠波，——這時你會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兩個字「麥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確是經過錘鍊的語言的精華；黃與綠主宰着，無邊無垠，坦蕩如砥，這時如果不是宛若並肩的遠遠的連峯提醒了你，（這些山峯憑你的肉眼來判斷，就知道是在你腳底下的），你會忘記了汽車是在高原上行駛，這時候，你湧起來的感想也許是「雄壯」，也許是「偉大」諸如此類的形容詞，然而同時你的眼睛也許覺得有點倦怠，你對當前的「雄壯」或「偉大」閉了眼，而另一種味兒在你心頭潛滋暗長了——「單調」！可不是，單調，有一點兒。然而剎那間，要是你猛抬眼看見了前面遠遠地有一排——不，或者只是三五株，一株

，傲然聳立，像哨兵似的樹木的話，那你的懨懨欲睡的情緒又將如何？我那時是驚奇地叫了一聲的！

那就是白楊樹！西北極普通的一種樹，然而實在不是平凡的一種樹！

那是力爭上游的一種樹，筆直的幹，筆直的枝，牠的幹呢，通常是丈把高，像是加以人工似的，絕無旁枝，牠的所有的櫟枝呢，一律是向上，而且緊緊靠攏，像是加以人工似的，成爲一束，絕無橫斜側出的，牠的寬大葉子也是片片向上幾乎沒有斜生的，更不用說倒垂，牠的皮，光滑而有銀色的圈暈，微微泛出淡青。這是雖在北國的風雪的壓迫下，却保持着倔強挺立的一種樹！那怕只有碗來粗細吧，牠却努力向上發展，高到丈把，二丈，參天聳立，不折不扣，對抗着西北風！

這就是白楊樹，西北極普通的一種樹，然而決不是平凡的樹！

牠沒有婆婆的姿態，沒有屈曲盤旋的虬枝，也許你要說牠不美麗——如果美是專指「婆婆」，「橫斜逸出」而言，那麼，白楊樹不是樹中的美人，但是牠却偉岸，正直，朴質，嚴肅，也不缺少溫和，更不用提牠的堅強不屈與挺拔！牠是樹中的偉丈夫！當你在積雪初融的高原上走過，看見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這麼一株或一排白楊樹，難道你就

只覺得樹只是樹，難道你就不想到牠的朴質，嚴肅，堅強不屈，至少也象徵了北方的農民大眾。難道你竟一點也不聯想到，在敵後的廣大土地上，到處有堅強不屈，就像這白楊樹一樣傲然挺立，守衛他們家鄉的哨兵？難道你又不更遠一點想到這樣枝枝葉葉緊緊團結，力求上進的白楊樹，宛然象徵了今天在華北平原縱橫決蕩，用血寫出新中國歷史的那種精神？

白楊不是平凡的樹。牠在西北極普遍，不被人重視，就跟北方農民相似，牠有極強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壓迫不倒，也跟北方的農民相似；我讚美白楊樹，就因為牠不但象徵了北方農民，尤其象徵了今天我們民族解放鬥爭中所不可缺的朴質，堅強，力求上進的精神。

我要高聲讚美白楊樹！

【作者介紹】 茅盾，浙江人，早年在商務印書館任編輯，後即專門從事著作，為現在國內最著名的小說作家，著有「追求」，「動搖」，「幻滅」，「子夜」，「三人行」等長篇，及短篇集多種，均為國人所熟知。

【內容提要】 文的主要內容，是借白楊樹來象徵一種崇高的人格，這種人格是「偉岸，正直，樸實，嚴肅，也不缺少溫和，更不用提它的堅強不屈與挺拔」。作者對於這種人格，予以崇敬的禮讚，並且從這種人格聯想北方的農民大眾，「想到這樣枝枝葉葉緊團結，力求上進的白楊樹，宛然象徵了今天在華北平原縱橫決蕩，用血寫出新中國歷史的那種精神。」不消說，這種人格和精神正是今天民族革命戰爭中最美麗的，最值得讚美的。從這篇散文中，我們可以看出作者美學的觀點。

【學習要點】 (一) 這篇散文寫得極緊湊，集中筆力在刻畫出白楊樹象徵着那種性格，文章雖然很短，却很有力，一開始就說「白楊樹不是平凡的樹。我讚美白楊樹」，中間把「不是平凡的樹」一句話，接連重覆三次，而最後仍以「我要高聲讚美白楊樹」結尾。強烈地顯示著作者對於白楊樹的情感。(二) 作者在占去全文三分之一篇幅的第一段中先來詳細地介紹北方原野的風景，然後再寫出白楊樹，這是很有力的烘托方法，當你眼睛覺得有點倦怠，心裏感到單調的常見，突然看見「遠遠地有一排，不，或只是三五株，一株，傲然聳立，像哨兵似的樹木」，使你「懨懨欲睡的情緒立刻起了變化，這樣就把白楊樹的不平凡地方一下子烘托出來。所以第一段占去全文篇幅三分之一的文章，雖然沒有寫白楊樹，却是爲了白楊樹而寫的。

我的路

曹白

嚴冬來到苦霧鄉裏了，兼之每朝都是一場濃密的繁霜，冷得很吶。

原先住着的那一間破廂房，格外顯得衰老了，門縫窗隙，比平素更加張開了嘴巴，彷彿歡迎西北風來咬嚼我似的。我穿着夾衫，眼看着別人早已擁了厚棉袍，對於這嚴寒的冬天，除了緊縮身子之外，簡直沒有別的方法。牆外的那棵大榆樹，不知在什麼時候脫盡了葉子，但那密密的細集的翠枝，却在天空灣成一個極大的弧形，這冬天，在它倒又好像毫不在乎的。

人連榆樹都不如，真蠢啊！我為什麼要這樣的懼怕冬天呢？

而蹬在牆角裏的幾株年青的天竹，可就格外厲害了。在這嚴酷的季节裏，牠不但保存了自己的綠葉，而那枝梢還掛着一縷一縷的果實，累累墜墜，伸向牆外，垂着，俯瞰着從我牆邊經過的行人。任憑西北風是怎樣的冰凍，這累累的果實却隨着每朝的繁霜而越發渾圓鮮紅，紅的塗朱似的，粒粒都像燦爛奪目的珊瑚珠。每當寂寞的時刻，我常常

對着這些珊瑚們，呆呆地發怔，它們是怎樣地迷惑着我啊！——但是，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了。

況且晚上愛而來，談起這裏不是久住之地，日軍此後對異教的我們會格外的殘酷和猛烈，「××」又以疆界所限，不能在此久久的停留，爲了息事寧人起見，非得跑回去不行。我們也只得跑到別處去，而且還得快些走，苦霧鄉將要開始一個長期的寂寞。人們真是「愚不可及」的，我們互相默笑，——我明天決計要走了。

但是，何處是我們的住所呢？想來想去，想不到。但後來却又忽而想到了，不如到S城去做我暫時的「寓公」罷，那邊還有一個朋友在，相信他是可以把我的安插起來的，何況在那裏還可以喝到上好的綠茶呢。

第二天一早，我就匆匆地坐在一條小火輪裏了，讓牠把我載到S城裏去。

窗外的天空很陰沈，雲層低壓，北風尖利，很有下雪的意恩。我知道在走我自己的路，船邊是潺潺的水聲，遠方是荒涼的村莊，四野是寂寞的枯樹，兩岸是葦黃的衰草。船前是馬達的騰同，後梢是雀牌的劈拍，整個船艙，照例是旱烟和香烟的霧，照例是靜木的菜色的臉，平原原是飢餓的。這些一切，都是照例仍舊的古國的顏色和聲音，不過

現在顯得更濃更濁罷了，每當此際，我的惟一要求便是默默地抽煙，把心緒放縱開去，漫不經心的在走我自己的路，一面又雜七搭八的糊里糊塗的亂想了。比如說，S城人的說話自然最柔軟，尤其是女人，因此而成為婊子語言的典範，但又聽說她們的豪爽比說話更好聽，那才有趣呢……進城自然要鞠躬，但不知鞠幾度，九十，還是六十度呢，六十度也許可以了，既是『省會』，對老百姓總應該客氣一些的。但壓迫者却無所謂『面情』，這我很知道考究『面情』，那是奴隸的德行。五色旗的黑色是真黑，還是假的，還是像別處一樣的用錠青色來替的呢，可見他們都是一路貨……但S城裏的馬車現在不知怎樣了，沒有完全毀壞罷，馬瘦不瘦，能拖不能拖，總能拖的，不過更瘦更弱罷了……

從中自然也會想到好的綠茶的，十年之前，曾經便道經過S城而喝到它，當時它確是使我依戀的。偶一想起，舌尖上的茶味便又復活起來了，微苦而清香，醇厚而光滑，透明而薄凝……。坐在這濃濁的船艙裏，一想到它，便使我格外的感激，如其立刻能夠喝一口，心裏的沈悶將會全部消釋了。

然而你却慢一點咒罵我，以為我在雅起來了。這可並不是我的雅了起來的證據呢。人被壓抑了，就想到要反抗，哀痛之後這才記起那快樂，但被苦惱纏住了的時候又怎麼

辦呢？在我也有法子的，就是暫時忘却別人，將那百無聊賴來裝飾自己，算是作為那種苦惱的抵補，由此而增添一點生活的勇氣。我總覺得『苦中作樂』主義是十分正確的，其時，我的眼前好像有些明亮起來了，便一瞥對面一個村姑的鬢邊的那朵黃橙橙的小絨花。

但在這小絨花的右邊却又坐着一位小紳士，尖頂瓜皮帽，鮮紅的珊瑚帽結子，我疑心先前曾經迷惑着我的天竹的果實，有一粒竟飛到他的帽頂上去了，好像突然遇見了故人，因此心裏分外的高興。但我又討厭那頂西瓜皮，但我的頂上又正是戴着牠。是的，我知道自己是如何換了衣着而離開苦霧鄉，而離開榆樹和天竹，而匆匆地跨上這輪船的我。我又走着這樣的路了，一想到這，又令我感到一種淡淡的哀愁的襲來。

沒有多少時候，S城的城牆已經橫在我的眼前了。但船頭上却起了一片曠：

「檢查啊——」

淪陷的城池我雖然走過了好幾個，但到淪陷的S城來却是我的第一次。我因為走的匆匆，去的突然，事前竟沒有準備，這裏的情況一點不熟悉。於是便惴惴地向船主道：「這檢的是什麼查呢？」船主向我煩厭的一瞥，白着眼珠子說！

「防疫證哩！」

啊，那真糟，我沒有這個呢！這真怎麼辦？叫停船，逃過這裏的檢查罷，白着明珠的船主又那裏會答應我。並且也已經來不及，已經看見太陽旗下的雪亮刺刀了。船下隨即就停住。

我此刻的害怕和懊悔是不小的，害怕刺刀的鋒利，懊悔自己的粗魯，恨不得像土行孫似的鑽進地底裏，或像齊天大聖似的跳到天上去，但上天入地，都不能夠，我還仍然只能這樣的活在鐵蹄下，真是一無辦法。在這一無辦法之際，也就捏緊兩把汗，緊隨着全體的客人，一同上岸去聽候那檢查。大家雙手捧着「防疫證」，肅然站着，形成一條受檢的列隊，彼此寂然無聲，只在迫切的呼吸。這「防疫證」雖則只在表明自己已經注射過鹽水或證實血裏並無霍亂菌，但在刺刀底下捧着這薄薄的小紙片，就宛如是「生命的斤兩」。而此刻的我正少着這「生命的斤兩」呢——可是，刺刀已經晃到我的眼前了。

「？」——刺刀不會說中國話，雙眼充滿疑問，是血絲的眼睛，罩住了我。

「……」——我也不會說日本話，兩手只得攤開，是汗液的手掌，表示沒有。

但刺刀的手裏捏着那枝新折的桑條，向我的頭上猛烈的擊了三下子……

我屹然站着，不動，但薄弱的腦壳似乎就要開裂了，火辣辣地……

全體都默然！默然籠罩了全體，檢者和被檢者，擊者和被擊者。只有旁邊的一片太陽旗在北風裏歌吟，嘶嘶嘶，似乎在鑒賞着，批評着，滿意着這沉默的畫景。

「唔。」刺刀又向我狠毒的一瞥。

我突然微笑了，訕訕地，向着那刺刀的冷光，但我又不知道自己笑的是什麼。自己雖然被鞭得劇烈的痛楚，但也到底忍住了眼淚，古埃及不許奴隸哭泣的定律，我是知道的。

最後怎麼樣呢？最後是刺刀把我猛烈的一推，還把那枝新折的桑條在我的眼前晃幾晃，叮囑我記住這鞭子。

是的，我是必須牢牢地記住的。

重又走近船艙了，我顯得非常的狼狽。客人們個個代我吁了一口氣，有的還說總算還算好，沒有罰跪哩，那意思，彷彿這懲罰還算是輕的。我呢，雖然狼狽，但事情已經過去，覺得天大的幸福的是沒有把我當作霍亂菌的淵藪，加以毀滅，或者迫回苦霧鄉，

重上刀俎。仍然可以進城去，那就算是「皇恩浩蕩」了。然而在這慶幸之中，我的心突然悲哀，雖所許多人瞧着我，但我到底禁不住我的眼淚了。豪陶大哭，總在痛定思痛之際。

中國人的血液是極不乾淨的，單是注射鹽水也還是救不了什麼。如其中國沒有滅亡於遼金，五胡，大元和滿清，我們的血液不知會污穢到怎樣的地步？將會格外的腐爛日本軍民的罷？一想到這，覺得橫在這古國的面前的一條怎樣艱苦的路啊……。

被檢查過後的船艙又是那樣的寂靜。寂靜得連呼吸也艱難，壓迫充塞在各人的心裏，似乎有許多話要說，但又誰都說不出，讓蹂躪和侮辱交流在這寂靜中，單是互相熟視，算是傾訴各自的隱情，相互地慰藉。我的淚是流不完的，但也到底制住了。我要走我的路呢。

船在繞着S城的城牆走。

灰色的城牆在我的眼裏越發顯得衰老了，它是那樣的頹敗和屈辱，簡直沒有一些生息的活氣，是嚴寒的冬天；雖是市廛，但也禁不住那種古國的寂寞和蒼黃，是暮年的景象。我的心又悲涼起來了，腦袋上的鞭痕便越發火辣地作痛。遠處有輛伶仃的馬車，那

馬確是顯得更瘦更弱了，但或者是一匹疲驢也說不定的，因為遠，看不真切。現在，人是「被驅不異犬與雞」了，就會想到驢馬比雞狗的價格究竟來得大，我又不免羨慕遠處的那匹弱馬或疲驢了。壞脾氣還仍然不能改，仍然只知道，較量，比較，實是奴隸的大忌，活該要吃鞭子的。岸上的日本的工兵正在忙碌着，中間夾雜着中國的苦力，在興工建築着成排的屋子，也許，那是造的營屋或倉庫罷？總之，無論如何，他們是在這裏作着久遠之計了。而那城牆上也分明漆着觸目驚心的標語。

「中日親善和平救國」！

和平救國？救誰的國呢？救的中國，還是日本呢？

負着「親善」給我的鞭痕，我踏上了岸，鞠躬，又檢查，進城，又鞠躬，又又檢查；總之，阿彌陀佛，都被我安然通過的。沒有在舊的鞭痕上增添新的鞭，那也只能謝謝老天爺。S城的五色旗也還是不能黑得透，但也並非是靛青，而是紫油色的，牠常和日本旗交叉的站着，形成一個X……。

但其時我已無心於這些，也不想去推敲這S城人的柔軟的說話了，我急急地去和我的朋友見了面。朋友知道我是在幹什麼買賣的，對於我的突然的光臨，簡直駭住了。但

我噙着一切，告訴他我不得不離開苦霧鄉，否則，是要送命的原因，要他暫時安插我。他的驚駭的面孔和緩下來了，緊握着我的手只是說：

「那是可以的！那是可以的！」

但我沒有把鞭的故事告訴他，「談虎色變」，何必再把這怨苦的絲縷去纏繞別的人，那有什麼意味呢？還是讓自己在默默之中舐乾這猛然襲來的傷痛，借此驅除像毒蛇一樣困惱着我的寂寞，而來鼓勵着自己，我要走我的路呢。

朋友把我安插在一個房間裏面了，雖有紙窗，然而滿屋是黑漆漆的，比苦霧鄉的來得更衰老，傢具什物，都被灰塵所封閉。這很合適，我對這房間是極為滿意的。慣於長夜的生活，自然與黑暗爲伍，有點怕見陽光了。但我一坐下，就看見老鼠們在牆根邊馳騁，肆無忌憚，顯出了他們的習慣和大胆，這委實是又討厭而又可惡的小動物。

頭上火辣辣的鞭子傷痛退下去，暮色也在紙窗的外邊籠罩下來了，我的心緒也隨之而逐漸的寧靜。石油燈的火焰比黃豆還要小，偶一動作，這微弱的火焰便會左右的搖擺，在一隻竹榻上，我躺下去了，冷得很吶。

我緊縮着，但在這燈火的灰黃和夜色的黑暗之中，又一次強烈的感到自己的存在了

，世界並不是狹小的，我的前面仍有道路在。是的，我知道在走我自己的路，失去了苦霧鄉我有S城呢！失去了榆樹和天竹我有塵封的房間呢！至於鞭子和刺刀，那是各處都有，免不了，也避不脫的。還是暫時忘却一切，不如在這裏做我暫時的「寓公」，並且決定明天一早就上茶館，姑且負着鞭子給我的創痕，去泡壺上好的綠茶喝，但不知每壺的價錢已經漲了多少，茶味該同先前的沒有什麼兩樣的罷？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追述於岑村。

【作者介紹】 曹白，江蘇人，抗戰後在「七月」等文藝刊物，發表作品甚多，文筆流利簡潔，有獨特風格。擅長散文報告，出版有「呼吸」等。戰後向在前方工作。

【內容提要】 在敵騎縱橫的國土上，一切顯得荒涼，寂寞，衰志，黯淡，呼吸困難，生命是那樣的渺小。然而在這天羅地網的火坑裏，依然到處有着我們自己的路，無窮無盡的路，正如作者所告訴我們的：「失去了苦霧鄉我有S城呢！失去了榆樹和天竹我有塵封的房間呢！」這些無窮盡的路，正是敵人致死的可怕的陷阱啊！

【學習要點】 (一) 本文雖有上述的主要含義，但在作者流利的筆下，極少用正面字眼觸到它

，他從身邊瑣事當中，處處抒發出他對祖國的懷念，與頑強的戰鬥情緒。譬如他對苦霧鄉一章一本的留念，五色旗的憎惡，敵人的愚蠢和無聊，都是不落俗套的細膩地向你吐告，使你親切地彷彿身臨其境，感受着作者所感受的一切。特別是那輕鬆的結束，「……姑且負着鞭子給我的創痕，去泡壺上好的綠茶喝，但不知每壺茶的價錢已經漲了多少，茶味該同先前沒有什麼兩樣的罷？」這結束裏頭，我們不僅可以讀出作者當時的內心情景，並且可以顯然看出，一個堅強的戰鬥者，是不爲敵人的刺刀桑條所威脅，一種頑強的信念和韌性的戰鬥力量，隨時隨地在支配着我們的戰鬥員，從容不迫的走在那戰鬥的道路上。這種結束，委實比那硬拖上去「八股」尾巴，來得深刻，幽默，而又有力。量。（二）本文中有許多幽默諷刺的文句，譬如他覺得敵人那種愚蠢的統治實在是無聊又可笑，於是他說：「……進城自然要鞠躬，但不知鞠幾度，九十，還是六十度呢，六十度也許可以了，既是『省會』，對老百姓總應該客氣一些的。」「最後是刺刀把我猛一推，還有那支新折的桑條在我的眼前晃幾晃，叮囑我記住這鞭子。是的！我是必須牢牢地記住的。」此外譬如他憎惡並且輕蔑那敵人用奴役國人的旗號，他却說：「五色旗的黑色是真黑，還是假的，還是像別處一樣的用銹青色來替的呢，可見他們都是一路貨……」「S城的五色旗也還是不能黑得透但也並非是靛青，而是紫油色的，牠常……」

傷 害

巴 金

一個初冬的午後，在瀘縣城裏，一條被燃燒彈毀了的街旁，我看見一個黑臉小乞丐寂寞的立在麵食担子前面，用了羨慕的眼光，望着兩個肥胖的孩子正在得意地把可口的食物往嘴裏送。

我穿着秋大衣，剛在船上吃飽飯，這時是在閑適地散步。

但是他，這個六七歲的孩子，赤着腳，露着腿，身上只披一塊破布，緊包着他瘦骨的一身黑皮在那無數的破布洞下發光。他的眼睛無光，兩頰深陷，嘴唇乾癟得可怕，兩隻乾瘦像鷄爪的手無力地捧着一個破碗，壓在胸前。

他沒有溫暖，沒有飽足。他不講話，也不笑。黑瘦臉上塗着寂寞的顏色。

我不願多看他，便忽忽走過他身旁。但是我又回轉來，因為我不願這樣離開他。

這樣一來一往，我在他身邊走過四五次，他不抬頭看我一眼，好像他對這類事情並不感到驚奇。我注意地看他，才知道他的眼光始終固定在麵食担子上。但甚至這眼光也

還是多麼無力的。

我站在他面前，不說什麼，遞了一張角票給他。

他也默默地接過角票，把眼光從担子上掉開。他茫然看看我，沒有一點表情，仍還不開口。於是他埋下眼睛，移動一下身子，又把臉掉向麵食担。兩個胖小孩還在那裏吃「連肝肉」「心肺」一類的東西，口裏「噓噓」作聲。

我想揩去他臉上那寂寞的顏色，便向他問兩句話。他沒有理我。他甚至不掉過頭看我。

我想，也許他沒有聽見我的話，也許我的話使他不高興，我問的是：他有沒有家？有沒有親人？

我不再對他說話，我默默地離開了他。我轉灣時還回頭去看那個麵担，黑臉小乞丐在担子前，畏怯地望着賣麵人，右手伸到嘴邊，一根手指頭被啣在口裏。兩個胖小孩却站到旁邊一個賣糖食的攤子前面去了。

七天後我再到瀘縣城裏，又經過那條街。仍是前次看見的那樣的街景。麵食担子仍還放在原處。兩個胖小孩還是那麼得意地在吃東西。黑臉小乞丐彷彿也就站在一星期前

立過的那地方，用了同樣羨慕的眼光望着他們。一切都沒有改變。我似乎並沒有在別處就擱一個星期。

我走到黑臉小孩面前，又默默地遞了一張角票在他手裏。他也默默地接着，也茫然看我一眼，沒有表情，沒有動作。過後他仍舊把臉掉向麵担。

我們兩個都重複地做着前次的動作。我甚至沒有忘記問他：你有沒有一個家？有沒有一個親人？

這次他仍舊不回答我，不過他却仰起頭看了我一兩分鐘。我也埋下眼去看他的黑臉。茫然的表情消失了，他圓圓睜着那付血紅的眼睛，淚水線似地從兩隻眼角流下來。他把嘴一動，沒有發出聲音，就卒然掉轉身子，用勁地一跑。

我在後面喚他，要他站住。他不聽我的話，我應該叫他的名字，可是我不知道他有怎樣的姓名。我站在麵担前，希望能夠看見他回來。然而他的瘦小身子像一股風似的飄走了，就沒有點踪跡。

我等了一回，又走到旁邊那個由廢墟造成的臨時廣場上，跟着一些本地人聽一個老烟客講明太祖創業的故事。那個老烟客指手劃腳地講得津津有味。衆人都笑。我却不作

聲。我的心並不在這裏。

過了半點多鐘，這附近還不見那個黑臉小孩的影子。我便到城裏各處走了一轉，後來再經過這地方，我想，他應該回來了，但是我仍舊看不到他。只有兩個肥胖小孩還在麵担前吃東西。

我感到疲倦了。我不知道黑臉小孩住在什麼地方，或者他是否就有住處。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可以再到這裏來。看見陽光離開了街市，我覺得疲倦增加了。我想回到船上去休息。

最後我終於拖着疲倦的身子離開了溫縣。那一段路是不容易走的。我的心很沉重。我想到那個黑臉小孩和他的突然跑開，我知道自己犯了過失了。

我為什麼兩次拿那問話去折磨他呢，這原是一個明顯的事實，要是他有家，有親人，他還會帶着凍和餓寂寞地立在街旁麼？他還會像一棵枯草，一隻病犬那樣，木然地，無力地捱着日子麼？

他也許不知道家和親人的意義。但是他自己和那兩個胖孩子間的差別他應該了解罷。從這差別上他也許可以明瞭家和親人的意義的，那麼，我怎樣大地傷害了他，這也是

明白的事實了。

今天，八個月後的今天，我還記着那個黑臉小孩的面貌和他兩隻眼角的淚水。他一定早忘記了我。但是我始終忘不掉他。我想請他那小小的心靈寬恕我。然而我在這裏的話語能夠達到他耳邊麼？他會有機會讀到我的文章麼？

我不知不覺間在那個時候犯了不可補償的過失了。

八月一日

【作者介紹】巴金，四川人。小說家，著作甚多，文筆輕鬆，富有強烈的熱情。出版有「春」，「家」，「秋」，「新生」，「滅亡」，「死去的太陽」，「控訴」，「黑土」，「龍虎狗」等。戰前在上海創辦文化生活社，對近年文壇，供獻匪淺。戰後，在重慶桂林等地居住，專從事著作。【內容提要】一個襁褓的孩子，頑強地活在自由中國的土地上。由於敵人的荼毒災害，使他無家可歸，飢寒交迫，臉上塗着寂寞的顏色。作者對於我們這新一代的苦難的幼小者，寄與含淚的同情，與強烈的熱愛。透過這同情與熱愛，更深埋着對於敵人的痛切仇恨。

【學習要點】（一）作者寄與孩子的同情與熱愛，在書面上是找不到這樣的字眼，祇是說傷害了他。作者是怎樣傷害他的？爲了什麼會傷害他？對於一個不相識的孩子，爲什麼要關心他的家？

關心到他還有沒有一個親人？顯然是由于同情，由于內心的痛苦起了忍不住的共鳴。在此更抒發出一種不安的比受難者本人還痛苦的情感，這種手法，是比較含蓄深刻。（二）對於孩子的心理，作者是把握得非常真切的。孩子受不住饑餓的壓迫，是那樣貪饑地望著那付麵担。甚至把手指不知不覺的塞到自己口里。同時在寂寞中生活久了，別人對於他的溫暖的同情，幾乎完全是一件太生疏的事情。所以當他第一次接過作者遞給他的一張角票，他僅茫然看看他，「又把臉掉向麵食担上去了」。孩子往往有種不可理解的心情，說起來應該屬於他的自尊性的範圍以內吧，就是不願別人提到他的過錯，短處，或者其他不幸的事情。同時孩子是天真的，他不知道向人訴苦，取得別人的憐憫，可是當別人溫暖的同情，真正觸動他悲痛的內心時候，他也會像大人一樣默然地流淚，然而正因為有著和大人不同的心理，所以「他把嘴一動，沒有發出聲音，就卒然掉轉身子，用勁地一跑」了。（三）本文中一再提到那孩子臉上的「寂寞的顏色」，這「寂寞的顏色」，原是抽象的東西，然而作者把這用在這個地方，它的力量，不啻是一層看得見的油彩，將那原有的形態，更明朗地襯了出來。但如果沒有那已經刻劃出來的具象形態，那是不會顯出它的力量，並且叫人難于捉摸它。（四）環境重複的描述，運用得恰當，能够幫助結構緊湊，與描敘的事物更為突出。如本文中作者兩次遇見那孩子的地方，時隔七天「一切都沒有改變。我似乎並沒有在別處耽擱一星期。」這種手法是經濟而又有力量。

由日本回來了（註）

郭沫若

七月二十五日

今天是禮拜，最後出走的日期到了。自華北事變發生以來，苦慮了十幾天，最後出走的時期終竟到了。

昨夜睡甚不安。今晨四時半起床，將寢衣換上了一件和服，踱進了自己的書齋，爲妻及四兒一女寫好留白，決心趁他們尚在熟睡中離去。

昨晚由我的暗示，安那及大的兩個兒子，雖然知道我已有意，但不知道我今天便要走了。我怕通知了他們，使風聲傳了出去，同時也不忍心看他們知道了後的悲哀。我是把心腸硬着了。

留白寫好了，連最小的六歲的鴻兒，我都用「片假名」（日本的借字母）替他寫了一紙，我希望他無病息災地成長起來。

留白寫好了。我又踱過寢室，見安那已醒，開了電燈在枕上看書。自然是因我的起

床把她驚動了的。兒女們縱橫地睡着，均甚安熟。

自己禁不住淌了眼淚。

揭開蚊帳，在安那額上親了一吻，作爲訣別之禮。她自然不會知道我的用意，眼沒有離開書卷。

吻後攝木履下庭園，花木都靜靜地立在清晨的有涼意的空氣中，尚在安睡。

梔子開着潔白的花，漾着濃重的有甜味的香。

兒們所掘的一個小池中，有兩匹金魚已在碧綠的子午蓮葉間游出了。

我向金魚訣了別，向梔子花訣了別，向盛開着各色的大蓮花(Bell)訣了別，向園中一切的景物訣了別，心裏默禱着妻兒們的和一切的平安，從籠柵缺口處向田隴上走出。正門開在屋後，我避開了正門，家前的籬柵外乃一片的田疇也。稻禾長已三四寸，色作深青。

墻圓的月，離地平線已不甚高，迎頭望着我。今天怕是舊曆六月十六日吧。

田塍上的草頭宿露，濕透了我的木屐。

走上了大道，一步一回首地，望着妻兒們所睡着的家。

燈光仍從開着的窗戶露出，安那定然是仍在看書。眼淚總是忍耐不住的湧。走到看不見家的最後的一步了。

我自己畢竟是一個忍人，但我除走這條絕路之外，實在無法忍耐了。

自事變發生以來，憲兵，刑士，正服警察，時時走來監視，作些無聊的說話。這些都已司空見慣，倒也沒有什麼。但國族臨到了垂危的時候了，誰還能安閑地專顧着自己一身一家的安全？

處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我自己現在所走的路，我相信正是唯一的生路。

妻兒們爲了我的走，恐怕是要受麻煩的吧。這是使數日來最懸念的事件。

昨晚，安那知道了我有走意，曾在席上戒告過我。她說：「走是可以的，只是我的性格不定，最足耽心。只要我是認真地在做人。就有點麻煩，也只好忍受了。」

女人啲，你這話是使我下定了最後決心的。

你，苦難的聖母！

沿途的人家窗都還是關閉着的，街路上的電燈都還朦朧着做着夢的眼睛。

路上只遇着了些配報的人。配報者有的投我以頗含驚異的一瞥。

電車還沒開駛。走了兩個車站，看見在站口上已有二三人等在等車了，我也就走到月台上去等着。

兒們醒來，知道了我已出走，不知道是怎樣的驚愕。

頂小的可愛的鴻兒，這是我心上的火把劍。兒，望你容恕你的父親。我是懷抱着萬一的希望的，在不久的將來，總可以再見。

電車開來了，決絕地踏上了車去。

五點半鐘的光景到了東京，又改乘汽車趕赴橫濱友人家。在那兒借了套不甚合身的洋服和鞋襪來改了裝。九點半鐘的時候，友人叫我到車站，同乘「燕號」特別快車，趕赴神戶。

這位朋友，我現在還不好寫出他的姓名，車票，船票，一切等等，都是他替我辦的。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他。

沿途都還在出兵，露岡驛有兵車一駕停着，正待出發。月台上有許多男女，手拿着太陽旗在送行。其中有許多穿着制服的高等學校學生和許多中小學生。

沿途的人家，也都插着旗幟表示歡送。有標語橫張着，大書「歡送皇軍出征」者。

「燕號」車中也有不少的人。我們坐的二等，在我旁邊便坐着一位步兵少佐，手裏拿着一捲油印的軍事計劃書，時而展開。我偶然瞥見到有「第一作戰計劃，」「第二作戰計劃」等字樣。

太陽正當道，車中酷熱。田裏的農人，依然孜孜不息地在耘着稻苗。

火車一過身，路線旁拿着小旗的兒童們有歡呼「萬歲」者。

下午五時半到達神戶，坐汽車直達碼頭，平安地登上了坎拿大公司的「Empress of Japan」的A Deck——平生第一次坐頭等艙，有如身入天堂。但是，家中的兒女，此時怕已墮入地獄吧？假使在這樣舒服的地方，得和妻兒們同路，豈不是也使他們不致枉此一生？

友人把我送上了船，他告辭先走了。

船是九點鐘開的，自己因為含悲茹痛，便墊居在艙中，從開着的圓窗孔望出，看着在碼頭上送行的人們。也有些人在投紙捲，五色的紙纓在碼頭與船間的空中，形成着玲瓏的纓絡。

鏘琅啞，鏘琅啞，鏘琅啞……

船終竟離岸了。

五彩的紙纓絡，陸續地，斷了，斷了。

船上的人，有的把紙纓集成一團投上岸去，岸上的又想把牠投上船來，然而，在中途墜落了——落在下面的浮樺上。

向住了十年的島國作了最後的訣別，但有六條眼不能見的紙纓，永遠和我連繫着。

『作者介紹』 郭沫若，四川人，老作家。早年留學日本，學醫，「五四」後即從事寫作，並創辦「創造社」，譯著有「浮士德」，「赫曼與竇綠苔」，「煤油」，「石炭王」，「戰爭與和平」，「女神」，「三個叛逆的女性」，「星空」，「我的幼年」，「武昌城下」，「創作十年」，「屈原」等七八十種之多。北伐後重赴日本，直至「七七」事變發生，遂決然返國，參加祖國抗戰。

『內容提要』 離開妻子兒女，從敵人的國土上，回到祖國的懷抱中來，透過這一片斷的事實，作者抒發出國族間的矛盾，是怎樣戰勝着個人內心的矛盾，正是「處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只有國族的生存，才有自己一身一家的安全，終于別婦拋雛，毅然登程。然而人竟畢是

感情的，作者儘管說「自己畢竟是一個忍人」，但行行重行行，骨肉離散的痛苦情感，是無時或已地啃咬着牠。

『學習要點』（一）散文大都是抒情的，也大都都是通過作者本人，抒發出他所接觸的或想像的事物所產生的某種感情，因此，它沒有一定的形式，如本文，即是用日記體來寫的，全部是作者親自經歷的事實，在這裡，我們不僅能夠清楚看見他的一行一動，而且可以體驗到他每一呼吸里所含的痛苦情感。所以只要有真實的情感，平鋪直敘的日記體材，並不能減少它感人的力量。反之，一些雕琢空浮的作品，往往抵不上一段日記的價值。（二）本文以最樸實的筆法，寫出、個人如何從溫暖的家室走向革命的戰場，然而既沒有「八股」氣，作者又並不像一般人喜歡把自己擴張得像個了不起的英雄豪傑，正相反，從那些淒涼的場景裡頭——「留白寫好了，我『蹣跚』寢室……兒女們縱橫地睡着，均甚安熟。」「兒們所掘的一個小池中，有兩匹金魚已在碧綠的孑孓蓮葉間游出了。」「燈光仍從開着的窗戶露出，安那定然仍在看書……」「走到看不見家的最後一步了」等，我們不能不爲他含在悲哀里的一顆硬着的決心所感動。

「附註」本文選自郭先生戰後出版之「在火線上出入」書中。原文有日記附則，因爲篇幅關係，取用一則，特此附註，並向作者致歉。

貓

夏丐尊

白馬湖新居落成，把家眷遷回故鄉的後數日，妹就攜了四歲的外甥女，由二十里外的夫家僱船來訪。自從母親死後，兄弟們各依了職業遷居外方，故居初則賃與別家，繼則因兄弟間種種關係，不得不把先人有過辛苦歷史的高大屋宇，售讓給附近的暴發戶，於是兄弟們回故鄉的機會就少，而妹也已有六七年無歸寧的處所了。這次相見，彼此既快樂又酸辛，小孩之中，竟有未曾見過姑母的。外甥女也當然不認得舅姪和表姊，雖經大人指導勉強稱呼，總都是呆呆地相覷着。

新居在一個學校附近，背山臨水，地位清靜，只不過平屋四間。論其構造，連老屋的廚房還比不上，妹卻極口表示滿意：

「雖比不上老屋，總究是自己的房子，我家在本地已有許多年沒有房子了！自從老屋賣去以後，我多少被人瞧不起！每次乘船行過老屋的面前，真是……」

妻見妹說時眼圈有點紅了，就忙用話岔開：

「妹妹你看，我老了許多了罷？你卻總是這樣後生。」

「三姊倒不老！——人總是要老的，大家小孩都已這樣大了，他們大起來，就是我們的老起來。我們已六七年不見了呢。」

「快弄飯去罷！」我聽了他們的對話，恐再牽入悲境，故意打斷話頭，使妻走開。妹自幼從我學會了酒，能略飲幾杯。兄妹且飲且談，嫂也在旁屏着。話題由此及彼，一直談到飯後，還連續不斷。每到妹和妻要談到家事或婆媳小姑關係上去，我總立即設法打斷，因為我是深知妹在夫家的境遇的，很不願在難得晤面的當初，就引起悲懷。

忽然，天花板上起了嘈雜的鼠聲。

「新造的房子，老鼠就這樣多了嗎？」妹驚訝了問。

「大概是近山的緣故罷。據說房子未造好就有了老鼠的。晚上更厲害，今夜你聽，好像在打仗哩，你們那裏怎樣？」妻說。

「還好，我家有貓。——快要產小貓了，將來可捉一隻來。」

「貓也有好壞，壞的貓老鼠不捕，反要偷食，到處撒屎，還是不養好。」我正在

尋覓輕鬆的話題，就順了勢講到貓上去。

「貓也和人一樣，有種子好不好的，我那裏的貓，是好種，不偷食，每朝把屎撒在盛灰的畚斗裏。」——你記得從前老四房裏有一只好貓罷。我們那只貓，就是從老四房討去的小貓。近來聽說老四房裏已斷了種了，——每年生一胎，附近養蠶的人家都來千求萬懇地討，據說討去都不淘氣的。現在又快要生小貓了。」

老四房裏的那隻貓向來有名。最初的老貓，是曾祖在時，就有了的。不知是那裏得來的種子，白地，小黃黑花斑，毛色很嫩，望去像上等的狐皮「金銀嵌」。善捉鼠，性質卻柔馴得了不得，當我小的時候，常去抱來玩弄，聽牠念肚裏佛，挖看牠的眼睛，不啻是一個小伴侶。後來我由外面回家，每走到老四房去，有時還看見這小伴侶——的子孫。曾也想討隻小貓到家裏去養，終難得逢到恰好有小貓的機會，自遷居他鄉，十年來久不憶及了。不料現在種子未絕，妹家現在所養的，不知已是最初老貓的幾世孫了。家道中落以來，田產室廬大半蕩盡，而曾祖代的貓，尚間接地在妹家留着種子，這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緣，值得叫人無限感興的了。

「哦！就是那隻貓的種子！好的，將來就給我們一隻。那隻貓的種子是近地有名的

。花紋還沒有變嗎？」

「你歡喜那一種？——大約一胎多則三隻，少則兩隻，其中大概有一隻是金銀嵌的，有一二隻是白中帶黑斑的，每年都是如此。」

「那自然要金銀嵌的囉。」我腦中不禁浮出孩時小伴侶的印像來。更聯想到那如雲的往事，爲之茫然。

妻和妹之間，貓的談話，仍被繼續着，兒女中大些的張了眼聽，最小的阿滿，搖着妻的膝間「小貓幾時會來？」我也靠在藤椅子上吸着烟默然聽她們。

「小貓的時候，要教牠會才好。如果撒屎在地板上了，就捉到撒屎的地方，當着他的屎打，到碗中偷食喫的時候，就把碗擺在他的前面打，這樣打了幾次，牠就不敢亂撒屎多偷食了。」

妹的貓教育論，引得大家都笑了。

次晨，妹說即須回去，約定過幾天再來久留幾日，臨走的時候還說：

「昨天晚上老鼠真吵得厲害，下次來時，替你們把貓捉來罷。」

妹去後，全家多了一個貓的話題。最性急的自然小孩，他們常問「姑媽幾時來」

？其實都是爲貓而問，我雖每回答他們「自然會來的，性急甚麼」？而心裏也對於那與我家一系有二十多年歷史的貓，懷着迫切的期待，巴不得妹——貓快來。

妹的第二次來，在一個月以後，帶來的只是贈送小孩的果物和若干種的花草苗種，並沒有貓。說前幾天才出生，要一月後方可離母，此次生了三隻，一隻是金銀嵌的，其餘兩隻，是黑白花和狸斑花的，討的人家很多，已替我們把金銀嵌的留定了。

貓的被送來，已是妹第二次回去後半月光景的事，那時已過端午，我從學校回去，一進門，妻就和我說：

「妹妹今天差人把貓送來了，她有一封信在這裏。說從回去以後就有些不適。大約是寒熱，不要緊的。」

我從妻手裏接了信草草一看，同時就向室中四望：

「貓呢？」

「她們在弄牠。阿吉阿滿，你們把貓抱來給爸爸看！」

立刻，柔弱的「尼亞尼亞」聲從房中聽得阿滿抱出貓來：

「會念佛的，一到就蹲在牀下，媽說牠是新娘子呢。」

我在女兒手中把小貓熟視着說：

「還小呢，別去捉牠，放在地上，過幾天會熟的。當心碰見狗！」

阿滿將貓放下。貓把背一聳就跟跣地向房裏遁去。接着就從房內發出柔弱的「尼亞尼亞」的叫聲。

「去看看牠躲在甚麼地方。」阿吉和阿滿蹣了腳進房去。

「不要去捉牠啊！」妻從後叮囑她們。

貓確是金銀嵌，雖然產毛未褪，黃白還未十分奪目，儘是依約地喚起從前老四房裏小伴侶的印像。「尼亞尼亞」的叫聲，和「咪咪」的呼喚聲，在一家中起了新氣分，在我心中卻成了一個聯想過去的媒介，想到兒時的趣味，想到家况未中落時的光景。

與貓同來的，總以爲不成問題的妹的病消息，一二日後竟由沉重而至於危篤，終於因惡性瘧疾引起了流產，遺下未足月的女孩而棄去這世界了。

一家人參與喪事完畢從喪家回來，一進門就聽到「尼亞尼亞」的貓聲。

「這貓真不利，牠是首先來報妹妹的死信的！」妻見了貓歎息着說。

貓正在簷前伸了小足爬搔着柱子，突然見我們來，就跟跣逃去，阿滿趕到廚下把牠

捉來了，捧在手裏：

「你還要逃，都是你不好，媽！快打！」

「畜生曉得甚麼？唉，真不利！」妻呆呆地望着貓這樣說，忘記了自己的矛盾，倒弄得阿滿把貓捧在手裏瞪目茫然了。

「把牠關在伙食間裏，別放牠出來！」我一壁說一壁懶懶地走入臥室睡去。我實在已怕看這貓了。

立時從伙食間裏發出一「尼亞尼亞」的悲鳴聲和嘈雜的搔爬聲來。努力想睡，總是睡不着。原想起來把貓重新放出，終於無心動彈，連向那就在房外的妻女叫一聲「把貓放出」的心緒也沒有，只讓自己聽着那連續的貓聲，一味沉浸在悲哀裏。

從此以後，這小小的貓，在全家成了一個聯想死者的媒介，特別地在我，這貓所暗示的新的悲哀的創傷，是用了家道中落等類的悵惘包裹着的。

傷逝的悲懷，隨着暑氣一天一天地淡去，貓也一天一天地長大，從前被全家所咀咒的這不幸的貓，這時漸被全家寵愛珍惜起來了，當作死者的紀念物。每餐給牠喫魚，歸阿滿飼牠，晚上抱進房裏，防恐被人偷了或是被野狗咬傷。

白玉也似的毛地上，黃黑斑錯落得非常明顯，當那蹲在草地上或跳擲在鳳仙花叢裏的時候，望去真是美麗。每當附近四鄰或路過的人，見了稱贊說「好貓」！的時候，妻臉上就現出一種莫可言說的矜誇，好像是養着一個好兒子或是好女兒。特別地是阿滿：

「這是我家的貓，是姑母送來的，姑母死了，只剩了這隻貓了！」她當有人來稱贊貓的時候，不管那人慕生與不慕生，總會睜圓了眼起勁地對他說明這些。

貓做了一家的寵兒了，每餐食桌旁總有牠的位置，偶然偷了食或是亂撒了屎，雖然依妹的教育法是要就地罰打的，妻也總看妹面上寬恕過去。阿吉阿滿一從學校裏回來就用了帶子逗牠玩，或是捉迷藏似地在庭間追趕牠。我也常於初秋的夕陽中坐在簷下對了這跳擲着的小動物作種種的遐想。

那是快近中秋的一個晚上的事：湖上鄰居的幾位朋友，晚飯後散步到了我家裏，大自在月下閒話，阿滿和貓在草地上追逐着玩。客去後，我和妻搬進几椅正要關門就寢，妻照例記起貓來：

「咪咪！」

「咪咪！」阿吉阿滿也跟着喚。

可是卻不聽到貓的「尼亞尼亞」的回答。

「沒有呢！哪裏去了？阿滿，不是你提出來的嗎？去尋來！」妻着急起來了。

「剛剛在天井裏的。」阿滿噙了眼含糊地回答，一壁哭了起來。

「還哭！都是你不好！夜了還捉出來做甚麼呢？」——咪咪，咪咪！」妻一壁責罵阿滿一壁嘆了聲再喚。

「咪咪，咪咪！」我也不禁附和着喚。

可是仍不聽到貓的「尼亞尼亞」的回答。

叫小孩睡好了，重新找尋，室內室外，東鄰西舍，到處分頭都尋遍，哪有貓的影兒？連方才談天的幾位朋友都過來幫着在月光下尋覓，也終於不見形影。一直鬧到十二點多鐘。月亮已照屋角為止。

「夜深了，把窗門暫時閉着，等牠自己回來罷，——偷是沒有人偷的，或者被狗咬死了，但又不聽見牠叫。也許不至於此，今夜且讓牠去罷。」我寬慰着妻，關了大門，先入臥室去。在枕上還聽到妻的「咪咪」的呼聲。

貓終於不回來。從次日起，一家好像失了甚麼似地，都覺到說不出的寂寥。小孩從

放學回來也不如平日的高興，特別地在我，於妻女所感得的以外，頓然失卻了沈思過去種種悲歡往事的媒介物，覺得寂寥更甚。

第三日傍晚，我因寂寥不過了，獨自在屋後山邊散步，忽然在山脚田坑中發見貓的屍體。全身黏着水泥，軟軟地倒在坑裏，毛貼着肉，身軀細了好些，項有血跡，似確是被狗或野獸咬斃了的。

「貓在這裏！」我不覺自叫了說。

「在哪裏？」妻和女孩先後跑來，見了貓都呆呆地幾乎一時說不出話。

「可憐！一定是野狗咬死的。阿滿，都是你不好！前晚你不捉牠出來，哪裏會死呢？下世去要成冤家啊！——唉！妹妹死了。連妹妹給我們的貓也死了。」妻說時聲音嗚咽了。

阿滿哭了，阿吉也呆着不動。

「進去罷，死了也算了，人都要死哩，別說貓！快叫人來把牠葬了。」我催她們離開。

妻和女孩進去了。我向貓作了最後的一瞥，在昏黃中獨自徘徊。日來已失了聯想媒

介的無數往事，都回光返照似地一時強烈地齊現到心上來。

【作者介紹】 夏丏尊，浙江人。留學日本。「五四」後即開始寫作。譯著有「愛的教育」，「平屋雜文」，「寫作的健康與疾病」，「文章作法」等。曾任開明書店編譯所所長，及浙江優級師範，上海立達學園，暨南大學等校教職，抗戰後向在上海。

【內容提要】 作者從平靜的鄉居生活中，寫出不平靜的所謂家道中落後的一般酸辛生活。透過上祖時代傳留下來的那隻「金銀嵌」小貓，正如作者所說，一個聯想過去的媒介啊。作者將對人生悲歡離合的感情，寄托在這小生物身上，處處使人感觸到往事如雲的淒涼之感。從貓的獲得，到貓的死滅，這波動的感情，重又墜入作者的心底，比沒有獲得貓的時候，更覺淒涼深沉。

【學習要點】 (一) 文筆簡潔有力，如兄妹們相見，僅用極少的言語，便寫出各人淒涼的心境。如白馬湖四間新屋，其實連老屋的廚房還不如，而妹却極口表示滿意：「……自從老屋賣去以後，我多少被人瞧不起，每次乘船行過老屋面前，真是……」其次如寫貓的美麗，也只有疏疏幾筆「白玉也似的毛地上，黃黑斑錯落得非常明顯，當那蹲在草地上或跳擲在鳳仙花叢的時候：」(二) 從實生活中得來的體驗與習慣，那怕是怎樣的微細平淡，但這些東西是可貴的，往往使人特別感到親切。如本文中妹的一段貓教育論，和妹死了，而貓偶而偷了食，或是亂撒了屎，妻

也總看妹面上寬恕過去。(三)結構緊湊，全文三次提到貓的叫聲，每次都使人感到不同的氛圍，特別是一家人參與喪事回來，一進門就聽到「尼亞尼亞」的貓聲，這聲音，作者並未加以形容，然而它是那樣的激勵着人。

狗

靳以

豢養貓啊狗啊的興致，只是我的妹妹有的，用好話從親友那裏討了來是她，關心飲食沐浴的是她，爲着這些小動物流淚的也是她；自從被遣嫁了，她所豢養的貓狗，就死的死了，逃的逃了。就是到了遼遠的×城去，在信中還殷切地問到花花黑黑的近況，她再也想不到隨了中落之家，花花死了，黑黑從半掩的街門，不知逃到哪一方去了。

對於狗，在初小的時候就留下恐懼的影子。記得那是到左鄰的一家去，在那家的後院裏，我還想得起有許多只瓦缸，有的長着荷花，有的養了金魚。把小小的頭探在缸沿，望着裏面的游魚漾碎一張自己圓圓的臉影，是最感覺興味的事。每次去把腿跨進一尺半高的門限已經是一件難事了，纔懷着一點欣悅站到裏面，洪亮的犬吠立刻就響起來。一隻高大的狗跳躍着，叫着；頸間鎖着的鐵練聲混在叫聲之中。它的驍悍勇猛，像是隨時可以掙斷那條鐵練，嘴角流着沫，眼睛像是紅的。我總是被嚇得不敢動一步，連返身逃走的心念也忘了，而爲犬聲驚動的好心主人，就會從上房走出來，一面『畜生畜生』

地叱住了狗，一面走來領了我的手，還再三地說着：『不要怕，不要怕，牠不會咬人的。』

牠真是沒有咬過我，可是我每次走去，牠總要兇惡地大叫一陣。

『紅眼睛的狗是咬死人的，尾巴垂下來的是瘋狗……』不知誰和我這樣說過一次，就像深深地刻在心中。『……要躲開牠們，咬了要死的。』

已是一個怕狗的孩子，當然更會記得清清楚楚。却有一次，午飯後，許多同學都跑到學校後門那裏去看瘋狗，自己也就壯壯膽子夾在裏面。在那小學校的後面，正是一座小藥王廟，許多人圍了廟前的旗杆。我鑽進去，纔看這旗杆脚下用麻繩綁了一隻黃狗。不大，也不記得尾巴是否垂下，只是被兩三個漢子用木棍揮打。那條狗像用盡所有的力量想逃開，時時被打得躺在那裏；可是過一些時又猛力地衝一下。牠不是吠叫着，牠是哀鳴，牠的嘴角流着血。相反我所有的記憶，那條瘋狗並不使我恐懼，却引起我的憐憫。我像哀求他們停一停手，更多的人卻笑着十分得意的樣子。我只能忍着兩隻溼潤的眼睛，又從人羣中鑽了出來。

那條瘦小的狗，牠的哀鳴，牠那流血的嘴，在我的腦子上塗了鮮明的色彩，夢中照

現出來就哭着醒了的時侯有過不止一次兩次。

『爲什麼他們要打死牠呢？』

想着，問着這同一的話，在撫慰着的母親，只是溫和地拍着身子，一直到又睡着了的時候。

長成了的時節，把活生生的人強制地置之死地的事也不知看過了多少椿，想來爲着一條瘋狗而流淚的舉動是太愚蠢了。多少年的真實生活，把自己的個性磨成沒有稜角隨方就圓，不知是爲了自己還是爲了別人纔活下去。一天又一天，每天都是不知爲了什麼忙碌着，可是我並不愉快，連一點安靜的心情也很少有。

我的感覺漸漸地變爲遲鈍了，我知道我所看到和我所聽到的，並不是不移的真實，由於惡的天性，由於虛偽，什麼都變了樣。我曾經做過十足的呆子，可是一個呆子，在這個社會上，也能得着一點小小的聰明。

有一次，真的深深地打動了我的還是一條狗，那是當我住在×城的時節。總是秋盡的十月天吧，還下着雨，隨了雨俱來的是透衣的寒冷。我是從友人家出來，近黃昏，原是說好晚飯後纔回去的，卻爲了一轉念間想到早歸，便起身告辭了。友人再三好心地留

我，說是等雨停了再走也不遲；可是我知道黃昏還飄雨，總有一夜的淅瀝。

不知道那一次爲什麼，我沒有坐車子，便獨自在雨中行走，也許是又記起來忘卻的癖好。街上的人並不多，所以自己纔得十分悠閒地邁着步子。

好像是在一個路口那裏停下來，因爲路不熟，正在想着該順着哪一條路走去。一間破舊的房子正迎了我，響着細細的小狗的鳴聲，低下了頭，就看到破檐下牆根旁，一條狗臥在那裏，三只或是四只還沒有張開眼的小狗蠕蠕地動着，搶着去吃奶。

那是一條瘦得不像樣子的狗，還在病着，好像再也不能活上兩三天。身上的皮毛有幾處是脫落了，雨又澆得溼淋淋的，半閉着的眼睛已經變了色，艱難地做着最後的呼吸，看得出腹部上遲緩的一起一伏。牠就是蜷臥在那裏，大約還是幾天沒有食物下口了，難得再移動一步。有時候牠的眼睛張開了，眼睛顯得十分呆滯，強自抬起頭貪婪地看看那幾個狗仔，便又閉了眼，垂下頭去。可是牠還不忘記把後腿動一下，或是把腹部轉一下，爲了使小狗能更容易些啣住了乳頭。有的時候一條小狗跑近他的頭部，幾乎是直覺地伸出舌頭來，緩緩地一下一下在小狗的身上舐着。牠卻不記得泥水浸着牠的身子，牠也忘記了即將來臨的死亡！……

我幾乎是驚住了，就站在那裏。有的人從我的身邊過去了，像沒有我的存在；有的人把好奇的眼睛朝我望了望。我自己可是被這景象所感動了，我幾乎要流淚了。我不願意過於柔弱，可是在這偉大的真情下，我怎麼還能止住我的淚呢？覺得慚愧了吧，覺得渺小了吧，而在自己，爲了那時母親纔故去不多時，中心更有着難以說出的酸楚呢！

兀自站在那裏，不忍離去，雨是漸晚漸大了，心中在想着牠們該挪動一下子，不然雨水會更多地落在牠的身上，那麼牠更要少看幾眼牠的幼小者。

說着不幸的狗而沉思着，卻不提防雨水已經淋透了帽子還着着實實地溼澈了兩肩。一股寒冷穿進了我的心，我的身子在微微戰抖着，我不得不再移動我的脚步；可是我的脚步是更遲鈍了。

夜沉了下來，在細細的小狗的鳴叫之中，還有那條母狗的哀鳴。牠是留戀呢，還是怨憤呢；卻難爲人所知呢。

我還記得幾日間我總像聽到那哀鳴的聲音，而一閉起了眼，就像又看到垂死的狗和牠那一羣纔到世上來的子女們。

【作者介紹】 靳以，河北人。小說兼散文作家。文筆細膩，富有感情。著作有「遙遠的城」，「黃沙」「秋花」「遠天的冰雪」等。「一二八」後在上海與巴金合編「文季月刊」。抗戰後在重慶復旦大學執教，兼任新民報副刊「文萃」主編。最近在福建師範學院執教。

【內容提要】 人無論一切生物，他們起碼的希望與要求，就是活。但是當他們不能活下去的時候，甚至被強制着要死去的時候，那是痛苦的，悲哀的。作者抓住這人生上的東西，進一步更觸及到偉大的母性愛。那隻瘦得不成樣子的病狗，儘管死是那樣迫切地等着牠，但牠仍然希望自己活下去，仍然要看看牠的幾隻沒有開眼的兒女們，固執地哺育牠們，使牠們的小生命延續下去，那怕到了牠最後一口殘喘的時候，牠是不爲任何力量所移動的。換句話說，惟有這真摯的母愛，才能使人類延續，生物的不斷成長。

【學習要點】 (一) 本文中有許多極細膩的描寫地方，用筆不多，給人的印象是深刻的：如「把小小的頭探在缸沿，望着里面的游魚漾碎一張自己圓圓的臉影……」，「一隻高大的狗跳躍着，叫着，頸間鎖着的鐵練聲混在叫聲之中。它的驍悍勇猛，像是隨時可以掙斷那條鐵練……」。尤其是寫那條病着的母狗，「……有時候牠的眼睛張開了，眼睛顯得十分呆滯，強自抬起頭看看那幾個狗仔，便又閉了眼，垂下頭去。可是牠還不忘記把後腿移動一下，或是把腹部轉一下，爲了使小狗能更容易些啣住了乳頭。有的時候一條小狗跑近牠的頭部，幾乎是直覺地伸出舌頭

來，緩緩地一下一下在小狗的身上舐着。』這裡不僅具象地刻出那狗的外表形態，同時更強烈地寫出那崇高的母愛，在那可憐的生物心里，是怎樣固執地煎熬着它。(二)環境的襯托，往往容易幫助所要描寫的事物突出，和氛圍氣的製造。本文中寫瘋狗的那段，用許多看熱鬧的人圍着，以他們「笑着十分得意的樣子」，襯出那狗的悲慘底遭遇，是格外加強了殘酷的氣氛。後段寫那條垂死的母狗，作者首先安排了一個淒涼的場面——黃昏時候，下雨天，破檐下的牆根旁，牠縮臥在那里，細細的小狗的嚕聲……這粗粗幾筆的畫面，叫人一見，心就自然而然的沉下來了。

黑夜

蕭紅

也許是快近天明了吧！我第一次醒來。街車稀疏的從遠處響起，一直到那聲音雷鳴一般地震撼着這房子，直到那聲音又遠遠的消滅下去，我都聽到的。但感到生疏和廣大，我就像睡在馬路上一樣，孤獨並且無所憑據。

睡在我旁邊的是我所不認識的人，那鼾聲對於我簡直是厭惡和隔膜。我對她並不存着一點感激，也像憎惡我所憎惡的人一樣憎惡她。雖然在深夜裏她給我一個住處，雖然從馬路上把我招引到她的家裏。

那夜寒風逼着我非常嚴厲，眼淚差不多和哭着一般流下，用手套抹着，揩着，在我敲打姨母家的門的時候，手套幾乎是結了冰，在門扇上起着小小的黏結。我一面敲打一面叫着：

「姨母！姨母……」

她家的人完全睡下了。狗在院字裏面叫了幾聲。我只好背轉來走去。脚在下面感到有針在刺着似的痛楚。我是怎樣的去羨慕那些臨街的我所經過的樓房，對着每個窗子我起着憤恨。那裏面一定是溫暖和快樂，並且，那裏面一定設置着很好的眠牀。一想到眠牀，我就想到了我家鄉那邊的馬房，睡在馬房裏面不也很安逸嗎！甚至於我想到了狗睡覺的地方，那一定有茅草。坐在茅草上面可以使我的脚溫暖。

積雲在脚下面呼叫：「吱……吱……吱……」我的眼毛感到了糾絞，積雲隨着風在我的腿部掃打。當我經過那些平日認為可憐的下等妓館的門前時，我覺得她們也比我幸福。

我快走，慌張的走，我忘記了我的背脊怎樣的弓起，肩頭怎樣的聳高。

「小姐！坐車吧！」經過繁華一點的街道，洋車夫們向我說着。

都記不得了，那等在路旁的馬車的車夫們也許和我開着玩笑。

「喂……喂……凍得活像個他媽的……小雞樣……」

但我只看見馬的蹄子在石路上面蹂打。

我完全感到充血，我走上了我熟人的扶梯，我摸索，我尋找電燈，往往一件事情隔

接近着終點就容易着急和不能忍耐。升到最高級了，幾幾乎從頂上滑了下來。

感到自己的力量完全用盡了！再多走半里路也好像是不可能，並且這種寒冷我再不能忍耐，並且腳凍得麻木了，牠需要休息下來，無論如何牠需要一點暖氣，無論如何不應該再讓牠去接觸着霜雪。

去按電鈴，電鈴不響了，但是門扇欠了一個縫，用手一觸時，牠自己開了。一點聲音也沒有，大既人們都睡了。我停在內間的玻璃門外，我招呼那熟人的名字，終沒有回答！我還看到牆上那張沒有框子的畫片。分明房裏在開着電燈。再招呼了幾聲，仍是什麼也沒有！

「喔……」門扇用鐵絲絞了起來，街燈就閃耀在窗子的外面。我踏着過道裏灑了家餘留下來的碎紙的聲音，同時在空屋裏我聽到了自己蒼白的嘆息。

「漿汁還熱嗎？」在一排長街轉角的地方，那裏還張着賣漿汁的白色的布棚。我坐在小橈上，在集合着銅板……

等我第一次醒來時，只感到我的呼吸裏面充滿着魚的氣味。

「街上吃東西，那是不行的。您吃吃這魚看吧，這是黃花魚，用油炸的……」她的顏面和乾了的海藻一樣打着波縐。

「小金鈴子，你個小死鬼，你給我滾出來……快……」我跟着她的聲音才發現牆角蹲着個孩子。

「喝漿汁，要喝熱的，我也是愛喝漿汁……哼！不然，你就遇不到我了，那是老主顧，我差不多每夜要喝……偏偏金鈴子昨天晚上不在家，不然的話，每晚都是金鈴子去買漿汁。」

「小死金鈴子，你失了魂啦！還等我孝敬你嗎？還不自己來裝飯！」
那孩子好像貓一樣來到桌子旁邊。

「還見過嗎？這丫頭十三歲啦，你看這頭髮吧！活像個多毛獸！」她在那孩子的頭上用筷子打了一下，於是又舉起她的酒盃來。她的兩隻袖口都一起往外脫着棉花。

晚飯她也是喝酒，一直喝到坐着就要睡去了的樣子。

我整天沒有吃東西，昏沉沉和軟弱，我的知覺似乎一半存在着，一半失掉了。在夜裏，我聽到了女孩的尖叫。

「怎麼，你叫什麼？」我問。

「不，媽呀！」她惶惑的哭着。

從打開着的房門，老婦人捧着雪球回來了。

「不，媽呀！」她赤着身子站到角落裏去。

她把雪塊完全打在孩子的身上。

「睡吧！我讓你知道我的厲害！」她一面說着，孩子的腿部就流着水的條紋。

我究竟不知道這是爲了什麼。

第二天，我要走的時候，她向我說。

「你有衣裳嗎？留給我一件……」

「你說的是什麼衣裳？」

「我要去進當舖，我實在沒有好當的了！」於是她翻着炕上的舊毯片和流着棉花的被子：「金鈴子這丫頭還不中用……也無怪她，年紀還不到哩！五毛錢誰肯要她呢？要長樣沒有長樣，要人才沒是人才！化錢看樣子嗎？前些個年頭可行，比方我年青的時候，我常跟着我的姨姐到班子裏去逛逛，一逛就能落幾個……多多少少總能落幾個……現

在不行了！正經的班子不許你進，土窯子是什麼油水也沒有，老莊那懂得看樣子的，化錢讓他看樣子，他就幹了嗎？就是鳳凰也不行啊！落毛雞就是不花錢誰又想看呢？」她突然用手指在那孩子的頭上點了一下。「擺設，總得像個擺設的樣子，看這穿戴……吓吓！」她的嘴和眼睛一致的歪動了一下。「再過兩年我就好了，管她長得貓樣狗樣，可是她到底是中用了！」

她的顏面和一片乾了的海蜇一樣。我明白一點她所說的「中用」或「不中用」——。「套鞋可以吧？」我打量了我全身的衣裳，一件棉外衣，一件夾袍，一件單衫，一件短絨衣和絨褲，一雙皮鞋，一雙單襪。

「不用進當舖，把他賣掉，三塊錢買的，五角錢總可以賣出，」我彎下腰在地上尋找套鞋。

「那裏去了呢？」我開始劃着一根火柴，屋子裏黑暗下來，好像「夜」又要來臨了。「老鼠會把他拖走的嗎？不會的吧？」我好像在反覆着我的聲音。可是她，一點也不來幫助我，無所感覺的一樣。

我去扒着土炕，扒着碎氈片，碎棉花。但套鞋是不見了。

女孩坐在角落裏面咳嗽着，那老婦人簡直是暗啞了。

「我拿了你的鞋！你以為？那是金鈴子幹的事，……」借着她抽煙時劃着火柴的光亮，我看到她打着縐紋的鼻子的兩旁掛下兩條發亮的東西。

「昨天她把那套鞋就偷着賣了！她交給我錢的時候我才知道。半夜裏我為什麼打她？就是爲着這樁事。我告訴她偷，是到外面去偷。看見過嗎？回家來偷。我說我要用雪把她活埋……不中用的，男人不能看上她的，看那小毛辮子！活像個豬尾巴！」

她回轉身去扯着孩子的頭髮，好像她在扯着什麼沒有知覺的東西似的。

「老的老，小的小……你看我這年紀，不用說是不中用的啦！」

兩天沒有見到太陽，在這屋裏，我覺得狹窄和陰暗，好像和老鼠住在一起了。假如走出去，外面又是「夜」。但一點也不怕懼，走出去了！

我把單衫從身上褪了下來。我說：

「去當，去賣，都是不值錢的。」

這次我是用夏季裏穿的通孔的鞋子去接觸着雪地。

【作者介紹】蕭紅，東北人，女作家。文筆細膩美麗，富有情感。著作有「呼蘭河畔」，「馬伯樂」，「蕭紅散文」等。抗戰後曾在武漢重慶等地居住，旋後即赴香港，養病，寫作。所患肺病，在香港曾一度見有起色，不幸在敵人攻據領香港時，被醫生誤斷氣管生癰，施行手術，終因體力不濟，於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溘然長逝，殊堪哀痛！

【內容提要】作者從流浪的悲慘生活中，去看待着在黑夜里那魔鬼似的人。生活的磨折，迫使這些「魔鬼」走上低微卑賤的末路，生活的磨折，抹去人類的靈性，抹去了那最被人類歌頌的偉大的母性愛。媽——所謂那個臉上和乾海藻樣打着波皺的媽，她是怎樣把自己的痛苦，任性地發洩到一個十三歲的小女孩身上，使這幼小的弱者，變成好像沒有知覺的東西，這是殘酷的，也是悲慘的。作者對於她們雖一個是憎惡，一個是憐憫，但都相當寄有若干同情，並且透過她們，作者更廣闊地抒發出她對整個「黑夜」給與人類壓迫的痛苦情感。

【學習要點】（一）作者寫流浪人的生活，是真摯感人，而含有詩意的。如「街車稀疏的從遠處響起，一直到那聲音雷鳴一般地震撼着這房子，直到那聲音又遠遠的消滅下去，我都聽到的。但感到生疏和廣大，我就像在馬路上一樣，孤獨並且無所憑據」——一想到眠牀，我就想到了我家鄉那邊的馬房，睡在馬房里面不也很安逸嗎！甚至於我想到狗睡覺的地方，那一定有茅草，坐在茅草上可以使我的腳溫暖。」——當我經過那些平日認為可憐的下等妓館的門前時，我覺得她們也

比我幸福。」(二)作者運用陪襯的手法，描出強有力的動人的畫面。如得道旁的馬車夫們，明明看見她弓起背脊，聳高肩頭那裏慌張的走過去，偏向她：「小姐，坐車吧！」接着又「喂……喂……凍得活像她媽的……小雞樣……」在這里，作者無需再告訴你什麼，你已經能夠看見她那孤寂寒冷面那樣狼狽地從這些無聊人的眼睛前面走過去，沒有人同情她，相反地被人當作玩笑的談資。這種陪襯的手法，往往比當事人的獨白——譬如「天真冷呵，唉，一個人走在街道上是多寂寞無味啊！」來得刻深有力。(三)作者寫那女孩小金鈴子的地方不多，然而她那可憐相，和她那悲慘的命運，簡直是使人無法忘記的。這個力量，由於作者把那殘酷的婦人，已經赤裸裸地剖解你看了，那婦人越暴戾，那孩子也就越可憐，越叫人耽心到她可怕的命運。反之，孩子越萎縮，越呆木無聲，更顯出那老婦人的殘酷暴戾，這是對照的手法，這種手法，往往是比较經濟而又有力。

私塾師

陸蠡

今年的春天，我在一個中學裏教書。學校的所在地是離我的故鄉七八十里的山間，然而已是隣縣了。這地方的形勢好像畚箕的底，三面環山，前一面則是通海口的大路。這裏是天然的避難所和游擊戰的根據地。學校便是爲了避免轟炸，從近海的一個城市遷來的。

我來這裏是太突兀。事前自己並未想到，來校後別人也不知道。雖則這地方離我家鄉不遠，因爲山鄉偏僻，從來不曾到過。往常，這一帶是盜匪出沒的所在，所以如沒有什麼要事，輕易不會跑到這山窩裏來。這次我來這學校，一半是感於辦學校的師友的盛意，另一半則是因爲出外的路斷了，於是我便暫時住下來。

這裏的居民說着和我們很近似的鄉音，房屋建築形式以及風俗習慣都和家鄉相仿。少小離鄉的我，住在這邊有種異常親切之感。倘使我不是在外間羈絆着許多未了的職務，我真甘愿長住下去。我貪羨這和平的一個角落。目前簡直是歸隱了，沒有訪問，沒有

通信，我過着平淡而寂寞的日子。

有一天，一位同學走進我的房間，說是一位先生要見我。

這使我很驚訝。在這裏，除了學校的同事外，我沒有別的朋友。因為他們還不會知道我。在這山僻地方有誰來找我呢？我疑惑着。我搜尋我的記憶，摸不着頭腦，而這位先生已跨進來了。

他是一位年近六十的老人。一瞥眼我就覺得很熟識，可是一時想不起來。我連忙讓坐，倒茶，遞煙，點火，我借種種動作來延長我思索的時間，我不便請教他的尊姓，因為這對於素悉的人是一種不敬。我仔細分析這太熟識的面貌上的每一條綫紋，我注意他的舉止和說話的聲音，我苦苦地記憶。忽然我叫起來。

「蘭畦先生！」

見我驚訝的樣子，他緩慢地說：

「還記得我吧？」

「記得記得。」

我們暫時不說話。這突如的會面使我一會找不出話端，我平素是那裏木訥。我呆了

好久。

蘭畦先生是我幼年的私塾師。正如他的典雅的別號所表示，他代表一批『古雅』的人物。他也有着『古雅』的面孔：古銅色的臉，端正的鼻子，整齊的八字鬚。他穿了一件寬大的藍布長衫，外面罩上黑布馬褂。頭上戴一頂舊皮帽，着一雙老布棉鞋。他手裏拿了一根長煙管，衣襟上佩着眼鏡匣子——眼鏡平常是不用的——他的裝束，是十足古風的。這種的裝束，令人一望而知他是一個山裏人，這往往成爲輕薄的城裏人嘲笑的題材，他們給他一個特別的名稱『清朝人』，這便『遺民』的意思。

他在我家裏坐館，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現在我想起私塾的情形，恍如隔了一整個世紀。那時我是一個很小的孩子，父親把他的希望和他的兒子關在一起，在一座空樓內，叫這位蘭畦先生督教。我過的是多麼寂寞的日子啊！白天不准下樓，寫字讀書，讀書寫字。蘭畦先生對我很嚴厲：破曉起床，不洗臉讀書；早飯後背誦，點句，讀書，寫字；午飯後也是寫字，讀書；天黑了給我做對仗，填字。夜間溫課，熬過兩炷香。我讀着佶屈聱牙的句子，解說着自己不懂而別人也不懂的字義。蘭畦先生有時還無理地責打我，訶斥我，我小小的心中起了反感和憎恨。我恨他的人，恨他的長煙管，恨他的戒尺，但

我最恨的是他的硃筆，它點污了我的書，在書眉上記下日子，有時在書面上記下責罰。於是我便把寫上難堪字樣的書面揉爛。

自他辭館後，我立意不再理睬他，不再認他做先生，不想見他的面。真的，當我從外埠的中學唸書回來，對於他的嚴刻還未能加以原諒。

現在，他坐在我的面前，還是那副老樣子。二十多年前的老樣子。他微笑地望着，望着他從前責打過的孩子。這孩子長大了，而且也做了別人的教師。他在默認我的面貌。

『啊二十多年了！』終於我說了出來。

『二十多年，你成了大人，我成了老人。』

『身體好麼？』

『窮骨頭從來不生病。我的父親還在呢，九十左右了，仍然健步如飛。幾時你可以看到他。』他引證他一家人都是有極結實的身體。

『真難得。我祖父在日，也有極健康的老年。』我隨把他去世的事情告訴他。

『他是被人敬愛的老人。你的父母都好麼？』

『好。』

『姐妹們呢？』

『都好。』

他逐個地問着我家中的每一人。這不是應酬敷衍，也不是一種囁嚅，是出於一種由衷的關切。他不復是嚴峻的塾師，倒是極溫藹的老人了。隨後我問他怎樣會到這裏來，怎會知道我，他微笑了。他一一告訴我，他原要到離此十幾里的一個山村去，是順路經過此地的。他說他是無意中從同學口裏聽到我在這裏教書，他想看看隔了二十多年的我是什麼樣子，看看我是否認得他。他說他看到我很高興，又說他立刻就要動身，一面站起來告辭。

『住一兩天不行麼？』我挽留他。

『下次再有機會，現在我得走。』他伸手去取他的隨身提篋。

我望着這提篋，頗有幾斤重量，而且去那邊的山嶺相當陡峻，我說，『送先生去吧。』

『不必，不必。你有功課，我自己去。』他推辭着。他眉宇間却露出一種喜悅，是

一種受了別人尊敬感覺到的喜悅。

我堅執要送他。我說好久不追隨先生了，送一程覺得很愉快。我說我預備請一點鐘假，因為上午我只有一課。這時可補授的。

窗外，站着許多同學，交頭接耳地在議論些什麼，好像是猜測這位老先生和我的關係。

我站起來，大聲地向他們介紹，說這位是我的先生，我幼年的教師。他現在要到某村去，我要送他。我預備請一點鐘假。

同學中間起了竊竊的語聲。看他們的表情，好像說：『你有了這樣的一位教師，不見得怎麼光榮。』

於是我又向他們介紹：『這是我的先生。』

我們走了。出校門時，有幾位同學故意問我那裏去，送的是我的什麼人，我特大聲回答，我送他到某村去，他是我的先生。

路上，我們有着瑣碎的談話。他問起我：

『你認得×××麼？他做了旅長了。』

『不大認得。』

『××呢，他是法政大學畢業的，聽說做了縣長。』

『和我陌生。我沒讀過法政。』

『××，你應該認得的。』

『我的記性太壞。』

『××，你的同宗。』

『影象模糊，也許會過面。』

『還有××？』

『只知其名，未識其面。』

『那末你只記得我？』

『是的。記得先生。』

他微嘆一口氣，好像得到一種慰藉。他，他知道，他是被人遺忘的一個。很少有人記得他，尊敬他的。他是一個可憐的塾師。

『如果我在家鄉住久些，還想請先生教古文呢。從前唸的都還給先生了。』我接着

帶笑說。

『太客氣了。現在應該我向你請教了。』

這句話並沒有過分。真的，他有許多地方是該向我們請教了。當他向我訴說他家境的寒苦，他仍不得不找點糊口之方，私塾現在是取消了，他不得不去找一個小學教員的位置；他不得不丟開四書五經，拿起國語常識；他不得不丟下紅珠筆，拿起粉筆；他不得不離開板凳，站在講台上；他是太老了，落伍了，他被人家輕視，嘲笑，但他仍不得不忍受這一切；他自己知道不配做兒童教師，他所知道的新智識不見得比兒童來得多，但是他不得不哄他們，騙他們，把自己不知道的東西告訴他們；言下他似不勝感喟。

『現在的課本我真弄不來。有一次說到「咖啡」兩字，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我只就上下文的意義猜說「這是一種飲料，」這對麼？』

『對的。咖啡是一種熱帶植物的果實，可以焙製飲料，味香，有提神的功用。外國人日常喝的，我們在外邊也常喝的。還有一種可可，和這差不多，也是一種飲料。』

『還有許多陌生字眼，我不知怎解釋也不知怎麼讀。例如气字底下做個羊字，或是丕字，金旁做個鳥字或白字，這不知是些什麼東西？』

『這是一些化學名詞，沒讀過化學的人，一時也說不清楚，至於讀音，順着半邊去讀就好了。』

他感慨了。他說到他這般年紀，是應該休息了。他不願意坑害人家子弟，把錯誤的東西教給孩子們。他說他寧願做個像從前一樣的塾師，教點幼學瓊林或是書經詩經之類。

『先生是應該教古文而不該教小學的。』我說。

『是的，小學比私塾苦多了。這邊的小學，每星期二三十點鐘，一年的薪金只有幾十塊錢，自己吃飯。倒不如坐館舒服得多！』

我知道這情形。在這山鄉間，小學仍不過是私塾的另一個形式。通常一個小學只有一個教師，但也分成好幾年級，功課也有許多門：國語，常識，算術，音樂，體操等。大凡進過中學唸過洋書的年輕人，都有着遠大的夢想，不肯幹這苦職業，於是這被人鄙視的位置，只有失去了希望的老塾師們肯就，我的先生，自從若干年前私塾制廢除後，便在這種『新私塾』裏教書了。

『現在你到××幹什麼呢？』我還不知道他去那邊的目的。

子，問：

『便是來接洽這裏的小學位置喇！』好像十分無奈似的。忽然他指着我頭上戴的帽

子，問：『像這樣的帽子要多少錢一頂？』

『大約五六塊錢。』我回答。

『倘使一兩塊錢能買到便好了。我希望能夠有一頂。』

『你頭上的皮帽也很合式。』我說。

『天熱起來了，還戴得住麼？』

說話間我們走了山嶺的一半。回頭望望，田疇村舍，都在我們的腳下。他於是指着蟠勝起伏的峯嶺和點綴在綠色的田野間的像雀巢般的村舍，告訴我那些村莊和山嶺的名字。不久，我們蹣過了山頭。前面，在一簇綠色的樹林中顯露出幾座白雲牆壁。『到了。』他對我說，他有點微喘。我停住腳步，將手中提篋交給他，說我不進去，免得打擾人家。他堅要我進去吃了午飯走，我固執地要回校。他於是吐出他最後的願望，要我在假期中千萬到他家去玩玩，住一宿，談一回天，於他是愉快的。他將因我的拜訪而覺得驕傲。他把去他家的路徑指點給我，並描出他屋前舍後的景物，使我便於找尋，但我的

腦裏却想着他所說的帽子，我想如何能在冬季前寄給他。它應是如何顏色，如何大小，我把這些問得之後，回身下山走了。

我下山走。我心裏有一種矛盾的想頭：我想到這位老塾師，又想到他所教的一批孩子。『他沒有資格教孩子，但他有生存的權利。』我苦惱了。我又想中國教育的基礎，最高學府建築在不健全的小學上，猶如沙上築塔——我又連想到許多個人和社會的問題，忽然聽到腦後有人喊。

『喂，向左邊岔路走哪。』

原來我信步走錯了一條路。這路，像個英文的Y字母，來時覺得無岔路，去時却是兩條。我回頭，望見我的先生，仍站在山頭上，向我揮手。

『我認識路的，再見，先生。』我重向他揮手。

【作者介紹】 陸蠡，浙江人，抗戰前在北平，戰後去滬，著有「海星」，「竹刀」，「囚綠記」等散文集，並譯有屠格涅夫之長篇小說「格蘭齊拉」。

【內容提要】 這篇散文是抒寫作者對一個舊時塾師的同情。這塾師是一個被時代所遺棄的人物

，平平淡淡，並後有什麼可愛，即在道德學問上，也無可取之處，二十年前坐館的時候，學生恨不得他要死，甚至在他辭館之後，立意不理睬他，不再認他做先生。但是，這樣一個人物，本質上却是善良的。時代過去了，他便被遺棄下來，他的學生，晚輩都去當縣長或旅長了，而這個老教師，却被大家遺忘掉。快六十歲的時候，爲了糊口，還在奔走一個小學教師的位置，在可憐地查究一些新名詞的解釋。這種淒涼的幕境却是以教人們深深同情的。他這樣人物去當新時代的兒童的教師，自然是不應該的，然而正如作者所說，「他有生存的權利」。因此，這里不僅是同情，而且教人感到悲哀和苦惱了。這篇散文，很容易使我們聯想到果戈理那篇「舊式的地主」小說，那種情感是很相近的。人究竟是情感的動物，我們雖然無需去顧慮一個時代的落伍者，但是對一個善良者沒落的悲哀，却應該有同情心的，這是由于人類有生存權利的共同要求，這種同情，在另一方面，也益發促進了我們對於生的追求和生活創造的意志。

【學習要點】（一）這篇散文同時也可以說是一篇優美的小說，但是因爲是作者對於其一件真實遭遇的事實抒發一種真摯的情感，所以還是作爲散文來寫了。這篇散文中流露的情感異常真切，這是使它感人特別強烈的主要原因。（二）這篇散文主要是從對方人物的描畫上來寫出作者的情感，大部分筆墨是爲那老教師，文字極樸素，乾淨，閒閒寫來，却處處生動。譬如寫那老教師在說出到某處去接洽小學教師位置以後，正在十分無奈時候，忽指着對方頭上的帽子說：「像這

樣帽子要多少錢一頂？」接着又說「倘使一兩塊錢能買到便好了。我希冀能够有一頂。」這看來似與故事無關，但却是多麼有力地寫出那老塾師寒酸和可憐的心境，又如結尾地方，當作者正在苦惱地想着，忽然聽到腦後有人喊，「喂，向左邊岔路走哪」回頭看時，那老塾師仍站在山頭上揮手，這是多麼美區一幅圖畫，而老塾師那種依戀之情，又是如何沾躍紙上。這樣結尾，是非常優美的。

一隻小羊

蕭軍

一天夜間，蹣大街蹣着有點疲乏，便停腳在商店的玻璃窗前。這是一間賣外國圖書的鋪子，我被裏面幾幅油印畫所吸引，望着，望着……我並不想買，即使算一角錢一幅我也不想要。那些畫除開人殺人，獸吃人以外，再就是抱小孩的聖母，和戴棘冠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這些我全不愛，如果這東西買回去釘在牆壁上，夜間睡眠怕也要感到威脅。聖母圖倒還好，不過那又太顯得莊嚴慈愛了，對於一個從生到這世界上就沒認識過媽媽而像的浮浪人，也有點不相宜。至於那些書啦，電影明星的畫報和畫片啦，更不是我所需要的。這些對於一個浮浪人似乎什麼價值也沒有。

幾乎每天走這條大街，也常常是在夜間，隨便停在什麼店鋪的窗前，向裏望着……有時候也許女人的衣裝店，鞋帽店，玩具店，首飾店；也許點心鋪，鮮果行……在女人衣裝店的窗裏，我可以鑑賞那做得好一點，光滑一點的模型，看那咀的曲線，身腰的姿式，新由服裝師替她裝掛好的諸色質料的衣服；在點心鋪，鮮果鋪，或是菜食鋪的窗前

，可以看到諸多種樣：花形的，果子形的，用諸色閃光紙包裹的糖果和點心；整箱整箱的蘋果，梨；現成的酒架，標着價格的酒瓶，新宰殺過倒懸着，在剝光的身子上蓋着紫色「上等」印記的肥羊，……我站在這些地方的窗前，也正相同我今天站在這家圖書店的窗前一樣，祇是爲了疲乏，爲了這裏的燈光亮一些……浮浪人對於什麼該全是疏遠的。爲什麼疏遠，我自己是知道的。

「羊，要嗎？」這是一個男人的聲音，從我的身後飄過來，我以爲他是在問我。

「什麼？」我轉過頭來望一望，原來不是同我說；一隻小羊托在他的手裏。

「羊，要嗎？」他又重複了一句，並且這次他還把那小羊顫動了幾顫，意思是要屋裏的人看，這還是一隻新從媽媽奶頭上摘下來的乳羊——小羊咩咩了兩聲。

「賤賣啊！要嗎？」

屋裏人使鼻子按在玻璃上。這個人胖得連頭髮都沒了，他的腦袋祇相同一顆充血的肉球，那樣子很不雅觀。他起始是無所見的笑著，笑着，最終他不笑了，臉上的肉沉墜下來，手揮擺了一下。

「外國人也不買羊了啊！」從男人的眼睛，從男人臉上的紋條，整個的樣子，可以

說是從男人的全身流走了希望！他懷抱着小羊要轉向別處去了！我發見後面還站着一個男人，他擔着筐，我知道這小羊來的路途一定是夠遙遠。

「這小羊要賣嗎？」我走近賣羊人的身邊，手已經摸觸到小羊的頭額，牠小咀巴溫順的翹起來。

「你先生要買嗎？」

「唔……我看看好麼？」羊的小舌頭舐着我的手指了。我從賣羊人的手中，像抱個不足月的嬰兒似的抱牠過來，牠顫抖的鳴叫着，聲音並不大，也不宏亮，像在喚乳，白色的絨毛有點閃光，牠溫暖也如同一個嬰兒，牠卻懂得顫抖……

「你先生要買，算一元兩角錢吧，外國人要買得一塊五咧！天太黑了，我們還要趕回家去吃夜飯啦！」

「一元兩角錢？」

「一元兩角不多啊？外國人買，好時要兩只洋咧，養着將來擠奶，殺吃，全好，買下吧！」

小東西在懷裏，不再顫抖了。我把臉伏下去讓牠舐吃我的鼻子和眼睛。我嗅着微微

的乳羶。牠對我完全熟識了，我們親切得好像不想離開的樣子，如果我能夠我就可以這樣抱牠回去，但是我不能！爲什麼我不能呢？只是浮浪人自己知道。

「不要買嗎？」

「噫，不要買！」

「哼！就誤這半天！」

賣羊人帶着氣憤，從我的手裏把小羊拿過去了。這次牠又叫了！牠是帶着顫抖叫的。我一直看着賣羊人一家家顫動那小羊；牠一家家的鳴叫着那喚乳似的聲音，遠了，沒了……

行在回家的路上，我想：

——拚我所有的錢來買下牠吧！這是多麼值人愛的小東西啊！那絨毛，那小咀巴！那咩咩帶着顫動的鳴聲……我和牠在一起生活！我不殺牠，也不吃牠的乳，就是各自活着吧！

我一直想到我的家。

想了一夜一整天，就是爲了這小羊！

「我們買下牠吧！」我問過我的女人：「那是這麼可愛的小東西啊！你抱着牠，牠一點都沒有惡意！單只是那小咀巴！就夠你不忍不喜歡牠了！」

浮浪人也還有個女人，並且這個女人除開浮浪人，擔保還不愛誰。她說：

「只要你愛，就去買下吧！」

我拿出我所有的錢要去買了，她又說：

「買來，放在那裏呢？放在屋子裏怎麼成呢？牠會咬破你的書，弄翻我們的米袋……」

「放在晾臺上，那裏算牠的小屋……」

「好，你去買吧……」

在我還沒有拉開門，她又說了：

「放在晾臺上？不成吧！牠會扯破別人的衣服……弄髒了衣服，人家是不答應的，

我們並沒有佔有整個晾臺的權利……」

帽子重新從我的頭上除下來，我望着她爲我縫補襪子的手——她的手已經不再是二

年前那樣苗細了，她現在做了浮浪人的老婆。

「那麼，不買了！」

我生氣了，我同誰生氣呢？我也不知道。不知道爲了誰就生氣。生起氣來會連愛人也變成了仇人！

「不買了！」

我重複地說，重複地說，走在地上，過來，過去……

「那麼還是買來吧，買回來再說……」

她抬起眼睛和平的望着我，但是，我並不就去買了，還是走着啊！走着……

「去買呀！怎不去買了呀？」她重複了一句，她在笑，這是善意的笑！浮浪人的老婆是愛浮浪人的，她從不在浮浪人生氣的時候也生氣。

「不買了——」

「爲什麼呢？」

「想不出怎樣給他吃，餓死牠？」

她也是想不出應該把什麼給這小東西吃。總之浮浪人是沒有多的錢買什麼吃。

「我割野草給牠吃！」我說。

「這樣可以的……到那裏去割呢？現在是冬天。」

「冬天也是有草的，這不比我們北方啊！」

小羊住的地方和吃的東西。全想出來，解決了，我高興打着桌子說：

「你聽啊！先不要補那臭襪子。你聽啊！你給牠織了一個小「頸圍」，要好看要有花邊的，紅色的，紅紅的，越紅越好……我把那小東西洗刷乾淨，一根毛也要清潔，白得和銀絲相同，然後我把那「頸圍」合適的扣上，我牽着牠，你聽啊！我們到街上去走就給我們的小孩一樣……我們換着牽，換着保護牠，……使牠大起來！……我給牠起個小名，就叫「白妮」吧！你同意？」

「完全同意的！」她笑着，又要縫補我的臭襪子了，接了說：

「和我們的小孩一樣嗎？……我們是不能要孩子的！」

我知道她為什麼要說這樣話。

「浮浪人孩子是不能要的啦！小羊是可以要的啦！」

「嗯！」

「爲什麼不該要呢？牠是那樣招人愛！就憑那小咀巴吧，你見了就不能不愛的，比一個孩子更可愛的小東西，會咩咩地叫……」

「你能養大牠？」

「怎麼養不大？牠比一個孩子長得快呀！」

「養大怎麼樣呢？不要忘了我們是浮浪人！親愛的！」

「也帶牠浮浪……」自己說完話，知道這是不妥了。起初從憤怒轉到了歡喜，如今又從歡喜轉到了憂愁！我真的憂愁了！

「不要憂愁吧！也不要買那個廢累的東西了！聽我說：我們是什麼廢累東西也不應有的，親愛的，懂了嗎？連一雙襪子也不要，有富餘使牠掛累我們！」

但我還終於拿起我所有的錢，拿起我脫下的帽子，走了，去尋那個賣羊的人。

又隔了多少時光呢？記不清。和平常一樣的理由，我停在一家百貨店的窗前。

「羊要嗎？」這聲音是多麼熟識啊！我本想拔開腳就走的，卻是沒能夠，我又把我的身子走近這個賣羊人：

「那一隻呢？那隻白的！」

賣羊人似乎不認識我了，也不了解我的說話的意義，祇是說：

「你先生要嗎？算一元錢吧！外國人買要賣一元五的。」

「我問那隻白的，在外國店門賣的那一隻！」

他像思索的樣子，又在打量我的帽子——這次他手裏托的是一隻黑色的，還沒有牙齒樣的小東西了。他不叫，也不動轉，閉起眼睛打瞌睡，這次我的手也始終是擺在衣袋裏，沒有來抱牠，連觸一觸牠的咀巴也沒有。

「白的早死了啊！」

他從我的帽子——這是一頂不成樣子沒有經過改造的帽原料一般的東西，沒有縫帶，黑色的，什麼也沒有——似乎認出我來了，我不是一個主題。他走了。隨在他身後那個背籠筐的人也走了。一家一家的問候着走了，沒了……

我同你說：這次我已經沒有了那所有的錢！不過——

一九三五·二·二十五·上海

【作者介紹】 蕭軍，東北人。小說家。著作有，「第三代」，「綠葉的故事」，「十月十五日」等，係國內傑出的天才作家，筆觸深刻，有雄偉的氣魄。戰後曾在武漢重慶等處居住，樹膠即赴前方，參加戰鬥生活。

【內容提要】 一隻小羊，一隻剛從媽媽奶頭上摘下的乳羊，被販子們從遙遠的鄉間，帶到買賣的市場上來，也許是太小了吧，竟沒有人光顧牠。然而牠的鳴聲，那帶點顫抖的鳴聲，是怎樣激動着浮浪人的心，使他無條件的由衷地愛着牠。然而悲哀得很，浮浪人連一隻小羊也買不起啊，結果羊死了，永遠在浮浪人的心里，留下悲哀的烙印。作者通過這一簡單的故事，抒發出一個被壓迫的浮浪人，他對同樣被壓迫的生物，是起着怎樣強烈的同情。然而人類社會裡頭，一切的享受寄托，在被壓迫的浮浪人，又是怎樣疏遠而沒有他的權利啊！

【學習要點】 (一)從第一二段里，作者用對照的手法，一面寫出夜晚那繁華的市街情調，一面寫出浮浪人疲乏的心境，形成一個相反的強烈對照。在這對照上，顯然是有着一種力量在壓迫他，有着一種力量在把人類之間的溝道清楚地劃開來，所以浮浪人對於什麼全該是疏遠的道理，那是不難理解的了。(二)在表現的手法上，許多地方寫得非常經濟，生動，而含有沉重的力量，譬如他寫那個俗氣的外國人，看不上眼那窗外的羊仔：「他起始是無所見的笑著，笑着，最終他不笑了，臉上的肉沉墜下來，手揮擺了一下。」接着寫那賣羊的失望：「從男人的眼睛，從男

人的臉上的紋條，整個的樣子，可以說是從男人的全身流走了希望——以及寫他自己對那羊仔依依的戀念：「……我一直看着賣羊人一家家顫動那小羊，他一家家的嗚叫着那喚乳似的聲音，遠了，沒了……」在這三個地方，他不僅描出那生動有力的場景，而且明快地掘出了人們內心的那些可憎可憐以及寂寞悲哀的東西。（三）從浮浪人夫婦的對話中間，我們看到作者在表現手法上，能够寫得開，收得攏。這里頭充滿着跳動的情感，充滿着美麗的想像，然而筆觸所及，是那樣自然地使你不覺得作者是在搖着筆寫他的文章。他沒有一個地方，離開他所要抒發的中心要點，這是值得細心學習的。

散 文 選

有 著 作 權 ★ 不 准 翻 印

民國三十六年七月港一版

基本定價一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選註人 葛 琴

發行人 陳 劭 先

發行所 香港文化供應社
香港大道中卅七號三樓

印刷者 嘉華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德輔道西三〇八號

分發行所 各地文化供應社

上海：中正中路六八七弄三〇號
桂林：中正西路三〇號
廣州：西湖路一〇二號
南甯：興甯路十二號

